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續藁一十一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神道碑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第二碑

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臣潛承 詔撰故宣徽使太保定國

忠亮公神道碑銘公之嗣人歷官行事法當附見而其詳有

可勝書者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翰林學士承旨臣拜拜臣岳

柱復為 奏請而命臣潛勒銘茲碑臣潛謹按定國公荅失

蠻有子三人其二人皆已卒惟今翰林學士承旨買奴榮祿公

謝事而食一品祿公字德卿定國長子也年十二入見

世祖皇帝命平章政事刺真教以蒙古衛兀兒文字越二年乃

命從宣徽使速渾察兒習治御膳為寶兒赤

成宗皇帝不豫公從定國入侍至康復而退逮

成宗賓天從定國迎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至大中以積勞授御藥局達魯花赤升太醫院經歷舉名醫久次者奏補以官大興醫學以淑後進皇慶初擢監察御史分巡嶺北平反和林寃獄而寘真殺人者于法出其誣服者五人念民之受役莫重于站赤奏請官備和林站首思歲增給木連帖千兩站米百石有貧乏而鬻其妻子以應役者贖而歸之沙嶺至上京十一納鉢所須柴薪宜勿科于民以紓其力斡耳朶戶求運載和林官物者宜禁止而以雇募之直十萬餘定賦于站戶使蒙其利 上皆可其奏贖還其妻子者仍戶給羊百牛馬各十民瘼既蘇乃撤酒肆以變淫風興儒學以崇德教及為御史臺經歷以宣德奉聖諸郡舊隸河東憲司道路迴遠請改令御史分臨按治被 旨至西陵州鞠厭鎮大長公主獄止戮一僧餘註誤者皆薄其罪廷祐中出為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以屬郡歲饑聞于朝下其直糶官糧二十萬石江陵有夜入人家為其所傷以死者有司當以殺人

昭文席湜藏書

之罪公原其情而出之定國寢疾革

仁宗皇帝遣中使傳旨俾歸侍疾比至家則定國已沒

詔起復還舊任固辭從之服除入中書為右司郎中扈從至龍

慶州謂儲御膳于民家非所以致敬亟覆以屋于納鉢之旁易

都城木槁以輓石者三百五十所有司估計造馬橋及城壕木

座彩畫官舍用鈔二千一百餘定公為撙節止用三百餘定有

旨賜一僧金襴袈裟金玉府言當用絲一百二十斤紅花紫草

各六十斤金十八兩公止用紅注絲一線納瑟瑟五尺而所製

未嘗不如其法除同僉宣徽院事始公嘗計點宣徽羊馬增出

羊二萬三千牛二百四十馬四百至是理莫提調尚食生料尚

牧柴場又減省官價為鈔百五十萬貫復入中書為左司郎中

至治初擢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通泰二州鹽竈毀于風濤

諭富商捐鈔七千八百三十定以救其灾公私咸賴以濟後蒙

省降鈔四千五百定皆弗果用復以歸于官有毒殺人而誣其



祖母自殺之者公究其實釋其祖母而下首惡及合謀者于獄  
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河決原武親詣其處督視興築用役  
夫一萬人稍草六萬束命摘夫五百採退灘野生蘆葦得十餘  
萬束民不擾而河患息又令汴梁屬邑預備稍草連歲所積至  
六十餘萬束免取具于臨時人甚便之南陽山西有馬頭堰堙  
廢已久命脩復之所溉田千餘畝頃皆為上腴設米市以抑內  
利之徒罷檢鈔行人而籍市戶使歲當一日役既輕而弊亦去  
嚴小倒之禁而鈔法以通建言折收田糧輕賚而民受其惠以  
舟代車送亞當吉北還而不至于妨農公三持憲節所至必繕  
治公宇及三皇孔子廟凡為屋以楹計者數百川梁遠路脩除  
必時什器之須織悉畢具種蒔菜果花木至數十萬本事雖微  
而未嘗忽也泰定中參議中書省事有 旨于撫州北安火  
車先之地建殿以觀飛放引古之人君窮奢極侈而取敗者為  
喻以力諫而止以灾異乞免所居官 詔勉諭之曰變理陰

昭文席湜藏書

陽事在宰相非汝之過其起就職尋遷司農少卿天曆至順間  
由司農卿遷同知宣徽院事除燕王宮相又以大都留守兼宮  
相都總管府達魯花赤除吏部尚書上疏言

聖朝以禮讓為國以孝治天下高麗王子迫其父退居孰羅而  
據其位無禮不孝宜令其父還就 位却令其居孰羅宰執大  
臣咸歎服其言尋復為宮相總管府達魯花赤吏部尚書又以  
通政使兼舊職公在通政拯治有法力役均而使客之至如歸  
無不胥悅

上皇帝臨御特授太禧宗禋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拜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召入為利用卿受納皮貨所以防  
其欺弊者甚至不以事之煩為憚也遷翰林學士承旨援禮引  
遂以本官致仕階自承務郎八轉至榮祿大夫所服犀玉帶  
上所賜先是

武宗皇帝命以故宋太后湯沐地悉歸于大崇恩福元寺平章



政事伯顏持不可 上震怒猶抗論不已暨  
仁宗皇帝以鈔法詰責前宰相執政公言伯顏在 先朝能  
犯顏進諫可謂盡忠不宜例加罪譴 上乃釋之後二十餘  
年伯顏事

今上皇帝以師臣位上相公未嘗一言及于前事人以為難公  
歷事 累朝以恭謹見稱所治 御膳尤積于烹飪前後

被賜珠帽珠衣只孫金玉馬腦車渠七寶諸束帶及他衣幣服  
用之物以十數鈔無慮數十萬貫上樽珍膳鞍馬之屬不與焉  
公性孝友定國之世賞及田廬貨蓄皆以讓其弟至奉襄大事  
又獨任其役費既告老賜鈔萬五千緡悉用增葺其先塋娶卜  
蘭奚氏封博陵郡夫人 仁宗又妻以宮女陸氏

昭獻元聖太后為治匱具賜宴于興聖宮命太傅帖哥司徒伯  
順送至其私第後封 郡夫人繼娶禿滿倫氏脫脫尼氏孛

昭文席湜藏書

哈出氏孛罕氏王氏並封薊國夫人子男二人長亦老答兒卜  
蘭奚氏出也奉政大夫蘭遺少監

仁宗妻以朵兒別台氏繼娶阿兒溫的斤氏次不蘭奚孫男  
故上都留守忻都資善公定國第二子也由寶兒赤為典膳

令累遷司農少卿章佩監同知通政院事由僉宣徽院事為  
副使天曆間拜雲南行中書省左丞至順初叛王禿堅與伯  
等率眾來攻城同章政事帖木而不花守北門公守東門叛

間由它門入遂劫去省印公亦見執問何以不走公曰奉  
命為行省官安敢棄城去伯忽欲殺之禿堅不可而止乃

命其黨忽哥兒兀馬兒以五十人護送入城囚之公與兩人相  
處既久因說以逆順禍福刺血撓金為誓謀其殺反者未幾豫

王引大軍至伯忽遣忽哥兒兀馬兒往拒之行次占莫州兩人  
如公宿約徑回金馬山殺伯忽兄弟三人得其所劫省印以授  
公復立行省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尋出迎豫王至麻



隆縣將還行省次倚隆州豫王所領漢軍復陷沒公欲奉豫王  
至烏撒而諸王噉思班已入雲南豫王乃命公馳報于  
朝廷 上嘉其功賞賚甚厚即除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階自奉政大夫六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衣  
束帶各一白金千兩鈔六萬貫它衣幣諸物稱是卒于元統  
三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娶定哥察氏封咸陽郡夫人  
忙哥氏伯顏哥氏並封范陽夫人子男一人哈八夫 大夫  
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孫男 人故同知宣徽院事怯來  
資善公定國第三子也初為寶兒赤用伯兄所讓定國廢授器  
備庫提點外除同知建德路總管事入為度支少監遷利用少  
監遂為其太卿除大都留守遷同知宣徽院事階自武庫將軍  
再轉改中憲大夫又四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帽珠衣各  
一只孫四百白金百兩鈔二萬五千貫它衣幣諸物稱是卒于  
七年五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脫脫尼氏封咸陽郡夫人

昭文席誤藏書

氏完者的斤氏並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三人黑驢王家驢  
八刺孫男 人由定國而上其行能勞烈臣潛既序次而登  
于前碑茲不復出銘曰

之名家曰萬石君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孰如定國類其恭謹  
父子同時列于貴近職親地要

天子所毗惟才之豐靡適弗宜恂恂長公際逢熙運奉宣憲度  
叅陪 廟論出居屏翰入侍燕閒踐敬中外踰四十年行止  
以時委蛇而退便蕃錫予流恩未艾萬石之恭二疎之賢公兼  
有之庶幾大全偉哉仲氏致位承轄設奇制變茂著勳烈季亦  
競爽克友其兄讓行于家遺澤是承 天覆日臨罔間存歿  
錫以石章用焯其實



昭文席湊藏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日損齋續藁卷第二十二

續藁二十二  
門人編次

神道碑

廣東道都轉運鹽使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謚忠愍合刺普華公神道碑

今天子至正九年春三月

日

詔以工部尚書僕哲篤

為叅知政事行省江浙其祖考高昌忠愍公之墓實在所治境內僕哲篤將奉加贈進封

制書展告于墓次中書宰臣因

奏請賜以神道之碑用廣孝而勸忠

制可其奏事下翰林

命臣潛為之銘別勅中政院使臣朵爾直班禮部尚書臣泰不花書篆以賜焉臣潛謹按公諱合刺普華偉吾爾人其先日噉欲谷助唐平安祿山之亂以功拜太傅封忠武王傳數世至公高祖諱克直普爾曾祖諱岳弼並襲本國相答刺罕號阿大都



督兼遼主所授太師丞相總管內外藏事祖諱亞思弼有子二人長仇俚伽普華次即公之考諱岳璘帖穆而仇俚伽普華既嗣相位復立奇功諫人間之無以自白乃歸命于我太祖皇帝以岳璘帖穆而充禿魯花禿魯花者譯言質子也上察其材具周通而識量宏達俾傳 皇弟幹真那顏統治中原朝夕左右勸以孝悌不殺 上聞而嘉之賜金虎符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 太宗皇帝以為大斲事官出鎮順天尋俾還治河南卒于官贈宣力保德功臣亞中大夫同知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謚莊簡公幼警敏有大志奉母奧敦夫人居益都李璫起兵益都據濟南以叛干戈搶攘之際母子莫能相保公晝夜號泣馳走訪問期必見母從父撒吉思行省山東公從之平賊乃得母所在迎侍以歸人謂孝感所致行省知公純篤可用薦乎

昭文席湊藏書

世祖皇帝得備宿衛奉 上旨立二鐵冶于益都四脚山遂賜金符為其都提舉尋以讓其弟久之 上命丞相伯顏總兵伐宋擇可主餉餽者擢公行都漕運使公調度有方師賴以濟宋人既奉版圖入職方公恐上下狃于宴安乃條上守成之策曰存國體曰厲士節曰定官程曰厚民生曰昭舊族曰拊新民 上多采納焉江南漕秫米二十萬石由邗溝達大河覆溺者十之一出納之量復有小大之殊折閱頗多悉責償于舟人公抗言此非舟人之罪雖沒入其家資所償能幾請獨當其責時相惡其不附已黜為海寧路 稍遷江西道宣慰使改廣東道都轉運益使兼領諸蕃市舶姦民以私販梗益法往往挾兵及以自衛因而構亂有陳良臣者衆至萬人公奉省檄與招討使荅失蠻討之殲其亮渠而諭脅從者使復舊既而有歐南喜者復嘯聚其黨至十萬人僭稱名號偽署官職攻陷城池戕殺吏民公列上攻取之方略奉省檄與都元都課兒伯海



牙分兵搃其要害賊平公之功居多因請革鹽法之不便者并  
劾按察使脫歡姦利事罷之會 朝廷有事占城屬公出護  
餉道行次惠之博羅值劇賊歐鍾橫截石灣據其扼塞勢猖獗  
甚公慨然語于衆曰魏錕重事苟有退縮必誤軍需即身先士  
卒力戰矢盡而馬被數創猶徒步搏賊格殺數十人竟以衆寡  
不敵見執賊欲生之使為主帥公罵曰吾  
天子貴臣出將使指寧能從汝蠻賊反耶賊知不可屈公遂遇  
害時年三十有九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是夕公見夢  
于夫人希台特勒氏曰吾死矣明日而訃至幕僚劉潤張德亦  
夢公衣金甲指金榜城門曰吾今治此須若等為功曹兩人俄  
暴卒官兵逐捕羣寇若見公乘雕督戰惠人咸共驚異作堂  
于公死所像而祠之其後僕哲篤僉廣東憲司事廣人見之如  
公存焉共請為公立祠僕哲篤弗能止又不欲以後事煩其人  
乃捐俸貲建祠宇仍買田以給之

昭文席湊藏書

仁宗皇帝追念公死于國事始以延祐五年冬十一月贈公通  
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皇上以為情文  
稱既以元統二年冬十月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謚曰忠愍復  
以至正九年春正月加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其得請樹碑  
則夏四月十一日也公墓在溧陽州永城鄉沙溪之原墓于重  
紀至元之元年冬十二月 日蓋改卜于茲十有五年矣夫  
人希台特勒氏盛年薨居以死自誓封高昌郡太夫人年七十  
有二乃卒子男二人長僕文質以先世居僕輦傑河因以僕為  
氏十歲封臂肉愈母疾人謂忠貞孝萃于一門繪為三節圖以  
傳其守廣德有異政治他郡如在廣德歷同知廣西宣慰司事  
副都元帥卒官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贈  
宣慰安遠功臣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  
階如故次越倫質早卒以子貴贈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



司都事孫男六人俛玉立延祐五年進士正議大夫僉議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俛直堅泰定元年進士從仕郎淮安路河縣達魯花赤俛質篤延祐二年進士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俛朝吾至治元年進士奉議大夫同知循州事俛列麓至順元年進士儒林郎潮州路潮陽縣達魯花赤皆俛文質子善著泰定四年進士承務郎鞏昌等處都總帥府經歷越倫質子也女四人曾孫男二十三人俛玉立之子俛烈圖用忠襄廕為承事郎紹興路上虞縣達魯花赤俛哲篤之子俛百遠遜至正五年進士由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遷宣政院斷事官經歷俛理台國子生今為將仕郎豐足倉使俛帖該鄉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俛德其

今上潛郎速古兒赤俛吉思俛賚俛弼並國學生善著之子正宗至正五年進士將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阿兒思蘭

昭文席漢藏書

至正八年進士將仕郎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餘皆未仕女一人玄孫男四人女三人蓋自仁宗皇帝肇建科目以取士公六孫而六舉擢第者各一人惟俛哲篤最先達暨

皇上復行貢舉法于既廢之後公曾孫擢第者又三人名鄉書者一人登學館者四人謂天可必乎則積善者不能皆食其報謂天不可必乎則公家餘慶所種彰彰如是昔人謂天人之相與當俟其定而觀之自公歿逮今逾六十年天之定也久矣而况承休襲美世有其人克膺上眷弗替益隆澤流後裔詎有既耶臣潛辱與俛哲篤有同年之雅頗獲聞其家世之詳願以鄙陋衰朽無能發揚公之英光偉烈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稽首獻文惶悚無地銘曰

猗公之先肇自有唐以功錫爵有家高昌蟬聯奕葉相其國主達公顯考歸我



聖祖出傳宗王統治兵民導之不殺守位以仁公生名聞夙有大志親身以學敷行孝弟移孝為忠事我世皇溫恭匪懈出入踐敬靈旗南指貔貅百萬飛禽輓粟公多益辨士謹馬騰賈勇直前倖厥寶玉鏡歌凱旋四方既平守成不易囊封亟上敷陳至計皇華遣使鹽筴是司海瀕遐遠人利其私嘯姦聚兇循習其舊公振厥武殄彼二寇島夷弗率王師有征糗糧在道輟公以行羣蠻跳邊粹與公遇矢竭馬蹙公奮不顧見危授命不有厥躬生氣凜然萬夫之雄以死勤事禮有常祀追遠弗忘由

今天子日照月臨

天子聖明公多子孫式克欽承際時丕平以文易武保其遺祉列于位序公死不歿神遊無方歸形此有封若堂史臣奉詔屬辭比事揭為臣軌昭示來世

資善大夫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凱烈公神道碑

昭文席誤藏書

至正十年四月癸卯知經筵事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侍

上于興聖殿東便殿以經筵舊臣故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拔實神道之碑未建奏請勅翰林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

上既允所請則諭

旨于翰林知經筵官以命臣潛臣潛謹

按史臣危素所述行狀公諱拔實字彥卿系出蒙古凱烈氏高祖寧國孝勇公諱某事

太祖皇帝以智謀材武克有伐功世備宿衛至公之考雲國宣毅公諱某受知于

世祖皇帝歷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尤被寵遇終于某年公年十有一以近臣子入侍仁宗特受承直郎長秋寺丞秩滿以奉議大夫居舊職小吏以公年少事有不閑白而擅行者公立黜之由是人知所嚴憚



文宗時拜監察御史進階亞中大夫首劾中書平章政事明理  
 董阿不可共政及其子閭閻不可入察一日之間傳 上旨  
 慰諭者三而公守正不移時方議冊 皇后公言 陛下  
 已 詔天下讓位于 大兄今立 后是與 詔自  
 相違也 上嘉其直賜金織文幣以旌之 后聞之亦有  
 金幣之賜遷同知隆禧總管府事太師太平王枋國公奉  
 旨出使回既復命遂移疾不出屏居三歲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即位乃起公為中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建白行大禘罷遊畋置諫官開言路擇守令嚴考核慎選授下  
 達魯花赤抑吏貪舉孝廉蒙古色目進士當明一經革蒙古婚  
 姻之俗探馬赤軍弓矢行軍則佩之事畢則納于公庫倭人未  
 服不宜使至中國凡十數事皆當世切務後多見于施行召為  
 刑部員外郎宗王冕火帖木而之子以疑似獲罪獄將上公不  
 署其牘遷嘉議大夫徽政院斷事官 上春狩于柳林公奉

昭文席湫藏書

皇太后旨設 御宴明日賜太師秦王宴太師願公者三公  
 皆不應是日公又言于怯薛官法禮曰今東作方興而畋獵不  
 息公為國重臣何不進諫法禮入奏 上即日還宮太師聞  
 車駕已還大驚問諸左右知自公發之出公為同知廣西  
 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公以病不時到官遂中以法病卧維  
 揚作憎蚊賦以寓意焉更化之後 上既總攬權綱徵用儒  
 雅擢公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公承 詔譯  
 唐楊相如君臣政要論書成賜賚甚渥尋又俾為之序以進嘉  
 獎尤至 上嘗坐宣文閣閱宋徽宗畫侍臣共稱其神妙公  
 前奏曰徽宗溺于小技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國父子並為羈虜  
 其遺迹雖存何足貴乎 上默然亟命藏畫 上因覽故  
 西臺御史中丞張公養浩經筵遺旨之書有太空之塵之語問  
 何謂太空之塵公對曰其意謂桀紂窮土木之工極一己之欲  
 又為酒池肉林以盡娛樂其所興建者已為太空之塵矣而惡



名布在簡冊不可泯滅永為人君之鑒也 上歎賞不已命  
內官賜以御膳他日有所顧問亦必直言無隱久之拜吏部尚  
書先是吏部月選凡遇美闕輒有達官貴人以手簡為之干請  
公命自尚書至于主事所出手簡悉畀于火惟驗在選之人政  
事美惡為優劣而擬注之衆咸悅服佐吏隱其名闕以為市不  
曾千餘公盡究得之其弊乃絕除中奉中大夫宗正府也可扎  
魯火赤宗王丑漢怙勢殺人公欲上其罪狀以申典憲而有力  
庇之者遂移疾去久之出為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所部貪  
官污吏或自引去或相率禱于神明幸公不至而公亦改命為  
大都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輦轂之下素不易治公號令明肅  
豪右震讐而細民無愁歎之聲 上臨御日久望治愈切慮  
吏姦有所未革民瘼有所未蘇遣使宣撫四方于是公與江浙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秦公從德被 命往湖南廣西至湖南  
劾奏憲副劉某寶慶有獄累年不決得其寃狀訖平反之至

昭文席湜藏書

西民相率愬違制多取職田者動以千數劾奏司憲者 人帥  
閻誘達刺罕軍冒支錢糧不可勝計歷陳其弊而禁止之象州  
民獠雜處而村落間有能教子讀書者則為賦詩以勉勵之方  
欲大有建明俄丁內艱而還 上最諸道能舉使職者公在  
優等特授集賢侍讀學士通奉大夫以憂制不拜改叅議中書  
省事須免喪而就職卒辭服闋拜集賢學士資善大夫出為燕  
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名其堂曰獨清仍作記以見其志以有  
所劾奏不行移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到官未幾遽以疾不  
起公生于至大元年二月某甲子卒于至正十年正月戊午得  
年四十有三壬午返柩至大興以二月某甲子葬于苑平縣池  
水里雙隄之原公天性穎敏博學善為文章尤工于篆隸真草  
喜蓄書世方尚浮屠公讀唐史至蕭瑀傳書其後以貶責之愛  
賓客篤故舊酬酢款洽必盡其歡至于居官濫政截然不可犯  
雖有強禦亦無所顧望終以此不克大行其志而天下之公論



莫不歸焉

天子聖明褒表而寵綏之則亦不可謂不遇矣序而銘諸使百世之下知國有直臣豈非勸忠之道哉公先娶阿兒刺氏封范陽郡夫人繼娶塔塔而氏又娶劉氏子男一人博羅貼睦尔范陽郡夫人出好學而尚志人稱其有父風女二人劉氏出也銘曰

惟凱烈氏故多顯人五世而昌 國有直臣公繇庶官蚤登臺府有非其類耻與為伍 上方遜位議冊中宮名之未正公弗苟同人所難言事且不測言契 上哀大旌其直赫々師尹秉 國之成色斯舉矣三年不鳴謳歌所歸 今聖有作公乃為起爰諏爰度敷 政理識 慮深時雖勿或施于今越在宮僚不忘獻納寅緣貴近微言諫獵 上亟為止大臣弗知徐詢其故出公為所麾之則去劾官南服寵辱不驚白駒空谷化弦易張遂子以環紉書石室掌制金鑿入侍

昭文席湊藏書

設經從容諷議 君仁臣直斯為盛際公領銓曹私謁不行公治詔獄務持其平出將使指布宣 上德推姦擊強見謂稱職瀛洲地境退食委蛇廉車再駕風紀是司人皆僕公峻躋政路云胡不淑罹此大故丹旌搖々靈輻既東郵典之優其終也豐儒臣奉 詔揚詩墓隧彰 君之仁以勸有位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恩效力定遠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 國公謚武宣劉公神道碑 昔在

世祖皇帝有名將曰劉公賜號霸都霸都者言其勇敢無敵也公在羣從中次居第二自 朝廷搢紳之士下至閭巷庸夫孺子共稱之曰劉二霸都云公既佐行省宰臣取宋而定天下于一坐鎮湖廣者二十年以大德九年二月十九日薨于位子脫歡實世其官公歿四十有年是為 今天子至正八年脫歡之歿亦十有三年矣監察御史忽都不



花公之適孫脫歡之嗣子念祖父為國世臣已疏封錫謚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乃上其功狀于中書以聞夏四月五日上御興聖便殿詔使臣潛勒銘公碑而脫歡之碑則別一勅前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為之銘臣潛謹按公諱國傑字國寶系出女真烏古倫氏逮入皇朝始以劉為姓譯語謂女真曰拙而赤台故言氏族者謂為拙而赤台人其先居女真之泰州普一縣有世襲為千戶者于公為大父譜牒弗具歷官行事莫得而詳父諱德寧國初侍宗王幹真為內府必闔赤青齊王分地得承制封拜命副合刺溫管領益都路軍民公事因家焉用公貴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臨淄郡公母奧里氏追封臨淄郡夫人公起家從攻連海為軍馬隊長至元六年國兵伐宋以益都新軍千戶從攻襄樊分屯萬勝堡宋人伺間以萬有五千人來擣其虛堡中兵可戰者不過數百既成列公首出迎敵眾乘之以進斬首四

昭文席湜藏書

千餘級奉行中書省檄攝萬戶提軍二千略荆南歸峽諸州轉戰千餘里還與宋人戰樊城下累以功賞銀至二百五十兩命攻樊之外郭曰東土城者公豎雲梯先登中火炮傷左股裹瘡力戰破之九年冬樞密院以聞特降金符授武略將軍襄陽援絕宋將張順張貴潛運袍甲以往順戰死貴獨入城所乘輪船結棧相連如城堡運機其中一夕順流而出公與諸將邀擊生得之襄樊夾漢水為城植柱中流聯以鐵絙十年春正月公與諸將以戈夾船訴流而上拔柱斷絙遂毀樊城南面木柵堰其壕塹而圍之城上矢石如雨公身被數瘡日暮引退詰旦領銳卒坎墉以登樊城既破襄陽亦降奉旨入覲遷武德將軍管軍總管賞銀百兩及錦衣弓矢鞍勒十一年秋九月太師淮忠武王伯顏為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會師襄陽分三道並進丞相由中道次郢州宋人築黃家浣堡以扼其衝乃俾公以三百人往奪其堡遂過郢而南宋將守文義來襲其後公從丞相



還斬文義及其麾下五百人行省以聞賜金虎符轉武節將軍  
進拔沙陽新城既渡江公先以戰艦五十攻陽羅堡大軍繼至  
攻之三晝夜其大將夏貴敗走以功賞銀百五十兩十二年春  
二月師次丁家洲宋都督賈似道遣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公  
以選鋒當其前與諸將合擊之虎臣大敗十三萬人一時俱潰  
追奔逐北直抵蕪湖以功除益都新軍萬戶仍賞銀千兩夏四  
月太保河南武定王阿朮以行省平章政事別攻揚州詔公以  
五千人立柵揚子橋斷其餉道宋兵數萬暮夜奄至我師有備  
莫能入黎明開門縱擊殺獲之餘自相蹂踐而死者無數溝港  
為之不流以功陞懷遠大將軍始賜霸都之號仍降 詔獎  
諭馬揚州食盡主帥李度芝挾其將姜才棄城去平章佖公分  
道追襲至泰州斬步卒千餘人奉 旨入覲賞銀千兩及錦  
衣弓矢鞍 十三年冬十有二月 詔公以元佩虎符及所  
管軍二萬付其子坐鎮所分城邑而別降大虎符除公僉四川

昭文席湜藏書

行樞密院事選兩淮新附軍西征未行十四年以北鄙繹騷授  
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佩以虎符銀印統侍衛諸軍往撫定  
尋召還賜宴命坐 上親解所服御衣以衣之仍賜玉帶弓  
矢鞍勒鈔五千緡十五年復召至上都佖與指揮使賈某領三  
衛親軍一萬人北征陞辭 上諭之曰朕不識賈指揮何如  
人邊事一付于汝對曰 陛下托臣以腹心敢不盡忠竭力  
事若有成功歸于衆或有不虞臣自當之 上壯其言大喜  
公因奏將佐而下設有違誤奏而後行恐失事機 上曰山  
南安知山北事不用命者先斬後聞由是人莫敢不用命者天  
大雪人馬俱苦寒且乏食以戰車相環穴地而處撫其士卒無  
失所者十六年夏四月至和林叛王脫脫木犯邊公曰彼全軍  
而來巢穴必虛乃出其不意襲擊之俘其生口畜牧萬計脫脫  
木以騎兵來追至謙河溺死者過半十七年 朝廷以別列  
迷失同知樞密院事與公同領邊事脫脫木及其黨失列乞撒



里蠻等復擁兵而至公與別列迷失追擊之至唐五路北抵金山則其衆已潰散別列迷失慮有伏兵倍道南還公以孤軍殿後糧道不繼殺羸馬以食將士全軍還至和林有 旨留軍五千付公鎮守脫脫木最號強盛以兵屢動而弗戢士馬離散衆皆怨忿且苦其酷虐失列乞撒里蠻等因拉殺之而率衆來歸公勞徕綏集而周其乏絕所全活數萬人十八年加輔國上將軍十九年秋七月奉 旨將所部軍三千還京師父老遮馬而泣願留母行公曰此 君命也再三諭遣之皆哭而去既入對 上諭以日本之役師出無功將校已加黜責今命汝為征東行省左丞得專征伐對曰軍行進退事在主帥非偏裨之責乞復其職付臣調遣 上從之二十年春正月建省于揚州方練士卒以俟大舉冬十月建寧新附人黃華反衆至十萬乃輟公俾與諸將徃討平之福建行省左丞忽刺出引兵來會于梧州欲盡勦其餘黨公曰反者獨黃華數人悉已伏

昭文席湜藏書

誅餘皆脅從之衆宜諭以禍福使悔過自新限外不服誅之未晚衆稱善乃遣招諭之無不出降又聞指揮使八忽解統蒙古軍一萬駐于仙霞嶺所至輒殺虜平民亟移文止之人乃自安二十一年冬征東行省罷除僉松江行樞密院事二十二年夏改僉四川行樞密院事未行留僉江淮行樞密院事冬十月復立征東行省公仍為左丞赴闕奏事言臣今為省臣請上所佩虎符 上以公方總東兵仍令佩之占城之役將卒潰散朝廷將正其罪公力請使從東征責以自効甫至揚州而征東行省復罷二十三年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湖南有大盜憑險負固日久下車之始一鼓而殄之二十四年春 皇子鎮南王征交趾公被 旨給其資糧器械民不擾而事集秋九月從王進兵至其境上而還公所統湖南廣西與廣東壤地相接廣東羣獠率依山林而居其莫謂之大獠亦有部伍約束偽署稱號有總管總轄提督書司之類人習戰鬥又善設



黃文獻公集卷之三  
伏衝突出沒無時公甫至靜江而廣東有警乃率精兵舟行千  
五百里抵肇慶之四會使覘賊形勢則鄧大獠三千人居前劉  
大獠千五百人居後相距三十里以為犄角官軍不滿千人公  
乘其無備以輕兵倍道而進兵之所向先其易而後其難不再  
宿盡拔兩砦殺獲之餘脫去者無幾械首賊至肇慶斬之同惡  
皆杖死改資德大夫行尚書省左丞時鎮南王深入交趾聲問  
不通二十五年夏四月命公統諸翼兵萬人迓之至靜江聞王  
班師乃身詣思明州而散遣部伍各歸其營公還未幾衡永寶  
慶武岡羣盜並起聚于四望山公率四路官兵民義捕首賊斬  
于軍前餘黨多奔竄而去乃度要害之地得開田三萬餘畝創  
立三屯衡曰清化永曰烏符武岡曰白倉各置軍五百人給以  
牛具種子教之耕作而以農隙閱習武藝向之奔竄者稍出而  
自歸有家則令復業無恒產則分隸諸屯歲得穀三萬餘石倉  
廩實而盜賊化為良民父老為立石志其事曰三屯記兇徒掠

昭文席漢藏書

子女姦吏殘  
民事覺取其尤無良者杖殺之境內肅然  
既而盜賊起  
有旨俾公以蒙古漢軍三千會江西行樞密  
院討之公擊破蕭大獠三千人于桂陽之陽山遂至賀之懷集  
攻拔徭人諸砦二十六年春駐兵廣東行院  
期不至公獨出  
兵擊破閩大獠於廣之清遠會大獠廖大獠衆萬餘人已降復  
叛乃回軍擊之三月至懷集生擒蕭大獠擊破嚴大獠五千人  
夏五月曾大獠復以五千人據德慶之金林山公直趨其處分  
兵斷其徑路賊不敢出乃伐山通道盡殲其衆退屯封之開建  
還次賀州士卒冒炎瘴疾疫大作公親臨視救療不憚其勤以  
道州南北之衝便于控制乃移駐焉俄報獠兵二千來犯州境  
公掩其不備殺戮過半捕斬陳大獠等十八人梟其首于州市  
柳之興寧桃寮赤水山最為險絕宋人嘗置飛龍軍以鎮之軍  
廢已久賊衆千餘聚其處二十七年春公直擣其巢穴俘斬不  
可數計土人為之向導皆論死尋移軍柳之桂東聞獠兵圍吉



黃文獻公集卷之五  
之龍泉禾源若下令征之僚屬皆謂彼自有任其責者况兵家  
利鈍事難逆度乎公曰誅暴救亂期以安靜四海安可妄計彼  
我利鈍而縱敵生患乎乃偃旗息鼓以輕騎夜發越翌日至其  
處賊衆甚盛見公兵少又無旗鼓忽不以為意兵既交公以十  
十騎陷陳衆乘之賊大敗俘斬五百餘人下令以賊所掠子女  
歸其父兄皆舉首加額曰若中被圍已久暮夜不審官軍所從  
來疑為神兵豈知是湖廣劉左丞軍馬乎焚香羅拜而去鍾大  
撥聚其衆一萬于南安十八來深山公約郡守將分軍為二道  
乘大霧深入賊所置營壘彌滿山谷不意官軍猝至殺獲之餘  
悉自相蹂踐而死甫回軍桂東而撥兵犯衝之鄜縣民廬官廨  
焚蕩無遺兼程赴之而賊已遁去遣人迹之乃在龍泉大井山  
遂分軍馬三道公出中道度雞冠山石路峻絕步牽馬冒雨而  
進殺賊衆無得脫者三月還鎮道州凡行省所統四道及兩江  
八番溪洞蠻夷長官皆來稟命焉秋八月全永二州有劇盜勢

昭文席湜藏書

張甚某州達魯花赤充魯戰死公提兵直抵永之東安前所招  
降賊酋服公威信咸願從軍公撫而用之擒首賊斬于市陞本  
省右丞還治省事廣東羣獠乘間而出犯廣西湖南公復往道  
州要東木為平章恣為貪暴怒公不附已其意叵測公謂掾屬  
許燕臣曰方今權臣擅命包藏禍心樹立私黨同惡相濟儻有  
使命安知其真偽敢不就死乎燕臣曰昔唐之叛臣矯詔賜顏  
真卿死真卿察其為詐而呵叱之今萬一不幸有此公豈無一  
言而束手就縛乎因勸公自陳于臺府以達 上聽姦計訖  
不得行二十八年要東木伏誅拜公湖廣行樞密院副使公還  
視事而盜起廣東乃復往道州要東木之黨八八為道州路總  
管敗政虐民賦污狼籍公劾治其罪死于獄中士庶莫不稱快  
先是公之軍功要東木皆抑而不達二十九年春知樞密院暗  
伯等始以上聞且言公嘗出私財以犒軍奉 旨賜玉帶一  
銀伍百兩三十年秋七月入朝 上諭旨于中書樞密謂湖



廣咽喉重地他人無足倚仗者其令劉二霸都常坐鎮之拜榮祿大夫湖廣安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統蒙古漢軍溪洞土兵十萬南征交趾仍別鑄行中書省印令佩之以行公奏乞以親王一人同領軍務 上曰蛇一首兩尾則能行兩首一尾則左右前却將在軍中專制其事可也公力以為請乃命宗王亦吉列歹董其師公奏頃年兩征交趾以總兵官各持已見是以無功 上特為降詔宣諭凡號令進退賞罰一決于公宗王受成而已三十一年春正月建省于靜江 詔賜錦衣一襲二月諸軍畢集部署已定聞 國有大故事遂中止還軍武昌夏四月

成宗皇帝嗣位立行樞密院于衡州復以公為樞密副使秋七月盜起江西犯潭之攸縣公親引兵擊走之而殺為賊白導者辰州古之黔中溪洞羣蠻矜狃猫猯種類不一喜則人怒則獸叛服無常 國朝初定江南又巴諸洞向進益等來款附皆

昭文席湜藏書

授以虎符充溪洞安撫使其後進益兄弟自相魚肉安定諸洞又竊出攻澧州麻寮等砦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侵辰州 詔合湖廣四川兩省兵力以討之萬頃出降乃致之闕下 詔釋其罪升泊崖砦為施溶州以萬頃為知州事久之復叛去行院調兵進討萬頃以三千人來拒戰官軍為其邀截十七三四辰溪縣達魯花赤塔刺赤死之行院宣 登極赦書詔諭萬頃再師及其黨素水溪魯萬丑皆不應樞密院官送出涖師又以監察御史督之訖無成功賊勢猖獗愈甚朝廷以為非公莫能定 亂乃以其事諉焉九月公至辰州萬丑據會溪之上流水陸並下官軍以為水湍駛不能為力千戶崔忠信百戶馬孫兒死之行次 木溪萬丑復以千餘人來拒敵公親率大軍遡流而上萬丑復以二千人繼至公命以步兵夾舟師衝擊之百戶李旺率敢死士陷陣身中十二箭戰益力諸軍繼之賊勢披靡追至石農次其地極峻險賊衆雖有降者



而首賊竟不出公駐獨木橋命伐山通道以便進兵冬十一月  
行省平章政事哈刺哈孫荅刺罕奉 旨來濟師于是會諸  
將各陳攻取之策咸謂萬頃以施溶為腹心石農次三年峰為  
左右臂先斷其臂而擣其腹心可也公從之既破石農次遂下  
施溶州尋進攻諸砦賊衆以萬計地方千里公不憚險遠與軍  
士緣崖攀木魚貫而上又用以蠻攻蠻之策檄台又巴懷德  
安定上溪等州土官懷之以恩而震之以威大獲其用萬頃  
力屈就擒斬于軍門餘黨悉平父老為立石志其事曰平蠻記  
元貞元年春正月 詔併行院合于行省即軍中拜榮祿大  
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公已師出半年幸已告成東作方  
殷宜縱民歸耕以厚根本乃班師宋末溪洞邊界居民得選其  
強壯自備兵仗以屯守防遏澧州曰隘丁辰州曰砦兵公悉復  
之又以茶陵桂陽柳衡道州地連江西蠻獠數為民患士卒疲  
于奔命乃列置沿邊戍柵三十有八南北幾三千里守備既嚴

昭文席湜藏書

賊不能越夏六月召見賜玉帶錦衣及弓矢鞍勒倍還其犒軍  
之費為鈔四萬緡將校轉官有差初左江土官黃聖許內附賜  
以金符授上思州知州而聖許雄據一方偽立號名結連交趾  
以為外援聚衆二萬劫掠溪洞山砦九十有二聲言將取邕州  
朝廷嘗命公與樞密副使程鵬飛統兵二萬討之而鵬飛自言  
不勝其任至是公獨率大軍深入賊境聖許勁健矯捷善用標  
鎗藥弩負險拒戰交趾援兵亦在焉公身先士卒與之共奮無  
不一當百蠻兵挫衄聖許走保象山象山綿亘數十里南與交  
趾接竹樹蒙密多巨象惡獸公度其形便列柵而圍之聖許妻  
子及其黨多就擒獨聖許逃入交趾公飛三書于交趾為之開  
陳禍福詞嚴義正累數千言交趾得書惶懼請命而聖許竟莫  
知所終夏四月師還公奏請以聖許所遺田土令鄰境慶遠無  
生業撞入屯田其中 上從之冬入朝賜衣帽弓刀鞍勒禮  
遇益厚大德元年還治省事五年夏再入朝前荆湖占城行省



左丞劉深等合五省軍二萬征八百媳婦道出八番八番古之羅氏鬼國人性剽悍地多良馬蠻酋蛇節水西上官阿那之妻也有權略羣蠻咸聽其命水東雍真葛蠻土官宋隆濟怒徵其丁夫馬匹遂糾蛇節舉兵反攻圍貴州官軍為其所邀截十喪八九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望風皆叛踰年兵連不解冬十一月上親命公與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也先忽都統軍二萬往討之仍降詔宣諭一切事宜並從劉二霸都區處十二月至岳州六年春正月至沅州二月與四川宣慰使汪惟勤會于梧州遣使招諭不應俄以兵十萬奄至公率諸將分道急擊之所向輒克遂長驅入賊境有旨以時暑方熾糧運未集姑息兵以俟再舉公還駐兵思播二州冬十月以蒙古漢軍三萬思播土軍一萬分道並進賊兵驍銳官軍小不利公命軍士各執木盾加釘其上待陣既合棄之而偽遁賊馬疾馳勢不能中止遇釘皆蹶縱兵乘之賊衆大潰蛇節遁去公明于斥候軍行

昭文席湜藏書

遇林木蒙密必連發三矢伏兵以公知其點計皆莫敢動前後四十餘戰諸蠻氣沮乃多出降七年春二月公追及蛇節于何如砦窮蹙就擒公復趨水東擒隆濟等十餘人悉斬之西南夷乃皆率服秋九月入覲奉旨出征官吏及蠻夷入貢者並許預宴于殿庭特賜玉玉帶錦衣弓刀鞍勒鈔二萬五千緡仍賜還賞軍銀一千九百兩鈔一萬五千緡時方遷除天下行省官獨公依前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仍陟其階光祿大夫將校進官有差公丰姿魁偉器度宏廓沈厚寡言喜怒不形于色膽略過人精于騎射而讀書手不釋卷推見古今敗得失輕財好士知人善任使由是人樂為用至于縱橫制變神機明決雖古良將殆無以過也以屢犯煙瘴遘疾久而增劇本省平章政事卜憐吉解暨僚佐來問所欲言公曰交趾不庭吾屬之耻儻不即死誓殄茲醜虜廓清海表歸報天子他無足言也語畢而逝享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某月某日



莫于某州某縣某原贈推忠効力定遠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  
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武宣聖古氏從封齊國夫人子男二人長  
脫歡榮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後公三十一年  
薨贈協忠勤力威遠功臣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階如故追封齊國公謚武桓次脫出資善大夫遙授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八番順元宣慰使都元帥孫男一人忽都不花  
今為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女二人明安倫適  
平陽萬戶分鎮武昌鄭濤封某郡夫人完者台適中書左丞相  
太平封雍國夫人曾孫男幾人伯顏帖木兒安童初  
世祖皇帝命公以元佩虎符及所管軍付其子乃令猶子漢臣  
權領其軍至伯顏帖木兒乃以適孫正襲為武德將軍益都新  
軍萬戶分鎮某所女幾人臣潛竊惟  
世祖皇帝撫運膺期統一宇內嘉與羣臣保其盈成然以備豫  
不虞國之善政遐陬裔壤民夷雜處非勲名威望之素著不足

昭文席湜藏書

以弘遠略而裨姦萌故公自飛渡長江之後 國家有事于  
四方固未嘗不在其中獨坐鎮于湖廣為最久使人安于田里  
以無負乎 朝廷委任之意臣潛既承 詔叙次公之行  
能勞烈至于湖廣之事雖微必書所以彰

先帝知人之明且以見公之盡瘁事國能以功名終也銘曰  
聖作物覩四方攸同百川與海靡不朝宗孰云江漢南國之紀  
誕啟睿圖于疆于理中權之重上相是臨前茅後勁材武如林  
填然鼓之萬馬齊作允毅劉公百鷲一鶚鉤援臨衝貫勇先登  
降臣按甲獻其名城靈旗所指勢猶破竹捉鞭宵濟若踐平陸  
舳艫千里建瓴而東推堅擊強屢其前鋒臨流不渡分兵拒戰  
有截淮浦扼其後援奏凱而歸薄言告成俘厥寶玉陳于大庭  
第功行封勞還飲至式均其逸保夫祿位公獨賢勞經營四方  
以佐

天子內脩外攘晚由樞廷峻躋政路出殿南服資其卧護愚民



無知弄兵跳梁山搖洞獠出沒不常亦有大酋久效官使朋象  
友獍相枝而起公不遑處肅將明威搜原駁菽獮取無遺思患  
預防開屯列柵無使窺覩或伺吾隙蠢彼南交昏迷不恭公弗  
少延卒此伐功逮今 聖時梯航稽首餘烈在人徐觀身後  
公則遠矣有子有孫有蔚其材易武以文請 命外朝問銘  
太史大書焯實匪曰虛美

昭文席誤藏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續藁二十三

臨川危素編次

神道碑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史公神道碑

故集賢大學士史公以高壽終公卿大夫相弔于朝親戚故人  
聚哭于里曰茲我朝之遺直也故事大臣之葬必著石章載其  
世系官職行能勞烈于是宰相執政以聞于 上命臣潛為  
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王守誠翰林學士承  
旨張起巖書篆以賜其嗣子銓俾揭于墓之原臣潛謹按河東  
山西道宣慰使辛鈞之狀公諱惟良字顯夫姓史氏其先居毫  
之城父金末避地鄆城因占籍焉曾祖諱深贈中奉大夫司農  
少卿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唐氏京兆郡夫人祖諱誠累贈資  
德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王  
氏京兆郡夫人考諱興累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妣陳氏秦國夫人左丞府君仁厚長者遭時多故親戚皆不相保府君獨負蔣氏姊之弱子仁崎嶇兵間卒免于難李璿之亂羣盜乘時蠶起府君率衆捍衛鄉井人恃以無恐至今德之秦國公有子三人長即公次惟次惟恭初秦國夫人夜夢車馬人從羅列于庭既寤遂以至元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生公于北四封堡公少受學前進士王仲文結廬城北荒棘中攻苦食淡者五年而卒其業甫踰弱冠出遊京師受知臺府諸公得推擇試吏憲部某年用例補官授將仕郎河間都轉鹽運使司知事抑絕請托紀綱肅然辟大宗正府掾遂為本府架閣庫管勾預纂集通制有勞延祐某年遷刑部主事陞本部員外郎文移填委剖決如流詳讞大獄時稱明允五年擢監察御史居數月除中書右司都事俄復入御史臺為都事入右司為員外郎丞相帖木迭兒威福自恣僚佐莫知所為公獨抗以正論丞相面加含容而心實忌之欲挽使出門

昭文席湊藏書

下公不可遂謀中以陰事已奏于東朝幸仁宗察其無他猶坐免所居官人莫不危之至治元年乃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起公於家歲餘又以刑部郎中召尋以奉議大夫為本部侍郎剖決詳讞視為主事員外郎時事任益重謁告歸省不報泰定元年中書奏除右司郎中同日御史臺奏除雲南諸路肅政廉訪使中書請留為太子家令丞未上復以為朝列大夫右司郎中同日樞密院又奏除參議院事故事省院參議特設席僚佐之上樞密多武臣或不諳舊典抑使歸僚佐之列公始建白改正焉二年除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賜上尊金段以重其行居數月召入為治書侍御史舉用察官部使者號稱得人三年改僉宣政院事項之除吏部尚書視事甫兩月復除治書侍御史進中奉大夫侍御史賜所服犀帶一不一月拜中書參知政事賜只孫金段表裏四貂鼠衣一四年以疾辭且薦某官張友諒某官王士熙自代



不允左丞相倒刺沙平章政事兀伯都刺奏請回付西域賈人  
遠年所中寶石鈔五百萬緡公持不予丞相怒欲加以違制之  
罪賴右丞相搭失帖木兒救解而止平章復請以回付賈辦于  
公公曰寶石出西域市估乃西城牙僧所定難以覆實如令某  
回付當以其物還之遂召賈人付以元中寶石賈人特丞相繆  
謂非故物公曰寶石藏內庫宮禁中誰易之者賈人語乃塞公  
還自上京移疾徑去天曆九年  
文宗至自江陵遣使趣召入見于  
明仁殿復拜侍御史僅  
旬日特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所陳十事大略以為今大事未  
定可憂者陝西據河山之固四川有順流之便江南素多草竊  
高麗迫近直沽皆當預為之防至于量材授職錄德定位乃萬  
世良法適者特恩太多旁及無功未盡合于外議況兵革未息  
財用當量入為出不可濫加賞賜且節儉必自內始增設怯薛  
丹宜權住其請給急疏奏皆見納用時中書左丞朶朶叅知政事

昭文席湜藏書

王士熙等坐繫樞府罪且不測用公言得從遠貶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換住高昉等以慢易中使命鎖繫問故公言杭為前代  
故都居民百萬家若鎖繫行省宰臣民必震駭懼言宅變

悟命給官舸召致之後皆置不問西兵入潼關樞密院議發  
太行以西民丁禦之公廷詰知院別不花等曰兵法先聲後實  
但當內固根本以逸待勞急起民丁是示人以弱也可乎往復  
辨論聲色俱厲又於  
上前力陳其不可議遂寢  
國家

承平歲久倉卒調兵事機交急公左右應接指畫略如平時事  
無停者  
上深倚  
之事必詢而後行九月宰相率百僚上  
尊號公攝門下侍郎  
成賜銀百兩金段表裏各一大軍之後  
橫尸蔽野公屢請下有司收瘞毋俾遠人有以覘吾國從之齊  
王魯王圍上京倒刺沙面縛奉璽綬來歸  
朝廷已肆顯戮  
并欲加罪羣臣隔絕在圍城中者公不可大臣或與公異議公  
乘間白  
上曰彼各為其主耳漢高帝所以封雍齒也況可



加罪乎事遂解十一月某日秦國公薨公聞訃即日就道勅賜  
鈔萬緡以給其喪二年有詔起復拜御史中丞辭不赴改太子  
副詹事遣典牧監經歷伯單傳 旨賜金段上樽趣使入見  
於朶羅班忽都魯納鉢哈刺殿乞終制不允特投資政大夫御  
史中丞知經筵事固辭又不允賜只孫金段表裏各十公進唐  
太宗帝範及端本求治十事曰 天曰愛民曰脩身曰納諫曰  
納馬 及

預大事不可

公者謂 允其

公尋應 詔

十四

天下

輸租納稅之民既以減少土地又不

昔寶赤及法師 官樂工之流

宜分

大德以後瓶置

當減併賜予名

物必

其功德

昭文席湜藏書

僧道以不殺不貪清淨為教祝讚禱 之事宜令 備毋 官  
物大司農司專尚文具當整治以求實效隨朝官 歷二十月  
然後改調以息奔競吏負必申明取補試驗程式以防 內  
醫卜樂官不得混授文武散 過大朝會樂官別為一 於  
以別流品不急之役動擾軍民 一以罷之議論剴切皆人  
言被 旨付中書議 多著 令時 建龍翔集慶寺  
命以集慶路錢糧 稅悉予之 聞 便殿言今國用  
匱乏集慶江南大郡財賦淵藪豈宜 上謂不可 言  
公請姑給以今年所入後勿為例 上大悔悟親取佩 削  
其 贖而改從公言至順元年二月特投資德大夫中書左丞  
皇朝經世大典俾公專知其事 敷以

庶母請賜鈔五十萬緡公曰聞撤

高官

能養

公希乎丞相然其言

以為

臣

南者失馬

議



公曰從臣

於國

請先

人之

不予

上知

命賜以

五千

自陳家有

以給饘粥

媿無功竊

敢冒

以速

上諭以卿積有勞賜田出自

退尋移文備述初意訖以田歸于官 乞歸侍親皆不允貽書

丞相燕帖木而及移文中書謂自居政府政務紛錯災沴荐

豈可待人言而後去既得請復賜以鈔萬緡三年五月起為

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以母老不赴四年與某官許師敬某

張昇等十 偕名 議定策事五月會于上京公抗言曰

當今所急惟在早正 宸極布告遠邇使之聞知然後脩政

事睦宗族除宿弊安羣情苟或因循久曠神器恐姦人乘此妄

生異議非社稷之福也乃陳政要三十四事首言自去年冬迄

今半載內外臣民觸法抵禁公然無忌者昔

昭文席湜藏書

世祖踐阼之初不肆赦

仁宗不赦貪官污吏深意存焉宜恪守前 戒飭中外使知非

常之恩不可幸覲此定民志之先務也次言脩律令擇守宰辨

人品以清風憲限民田以抑豪強朶朶王 熙還自貶所

恩復其官職 以元沒入家產付之六月四日會于闕下申言

前所陳十事奉 旨依舊中書左丞六日會于柳

今天子即位於大安閣詔條多採用公言宣讀畢以

忽里台銀百兩鈔萬緡金段表裏各一又以母老告辭右丞相

伯顏左丞相撒敦傳 皇太后旨遣使敦請視事 使者

奏 今之 二三其德政出多門 以成就庶務 有不

測 變生于肘腋宜察衆心所願欲而行之使政令

移 歷叙古今國家之治亂母后之禍福至于 之職

在乎輔導 聖躬教育 皇子尤人所不敢言又貽書左

丞相諫選高麗閹豎女子辭愈迫切明日遂行元統元年除山



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以母老力辭三年召拜樞密副使仍賜  
上樽綺段趣使入朝以內憂去至元三年五月服除擢燕南河  
北道肅政廉訪使時年六十有五即乞致仕亡何御史臺復奏  
賜上樽金段起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以首相多變  
亂  
祖宗法令居一月而辭歸更化之後復以老人召拜集賢大學  
士榮祿大夫中書集議救災衆皆默然公獨上言三十三事及  
錄本朝誅阿合馬清冗職詔草附禮部尚書阿魯灰等以聞遂  
移疾而歸以論事激切深為權要所憚喉言者奏奪大學士公  
殊不以為意他察官及部使者交章辨析至正六年八月御史  
臺以聞詔給還所納  
制命俄以七年正月四日薨于所居  
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五是日有白鶴數十集于庭公曰此吊鶴  
也弟惟善侍疾歎歎流涕公曰死生常事男子蓋棺事乃畢汝  
不憂身之不脩尚奚悲我為召子詮教以忠君孝親之道勿汲

昭文席湜藏書

汲于求進且戒以毋厚葬曰石槨雖堅不如速朽紙衣瓦棺足  
周吾身或違吾言非吾子也言畢而逝鶴復翔鳴者七日人莫  
不駭異焉子銓遵遺志斂以時服其年五月十九日葬于甘  
保之原公幼聰敏既長鬚眉踈秀多才而有志不拘小節器  
宇凝重性資剛直遇事洞見其情與人不苟合喜讀書起居  
坐卧賓客燕客之所皆設几案列簡編或納卷袖中隨所至而  
觀焉其始致仕也自號逸翁作臨漪亭浩然堂貫道書院藏書  
不啻萬卷春秋佳日駕青驪小車意行林曲過園池之勝輒裴  
裒其間與田父野老忘形爾汝若將終身焉晚年閱理精熟為  
詩文博敏而純實有奏議雜文歌詩總若干卷自題曰泛藁云  
娶華氏阿刺王氏並封國夫人子男一人銓某階順德路總  
管府判官有學有文尤工篆隸女二人適承直郎某官李思儀  
承直郎某官苗頤孫男二人買住端住女一人狀稱公歷事七  
朝聞名命即行言不用即去平日慕司馬文正公之為人出處



略似之浮雲飄忽而白日常新頽波橫瀆而砥柱不改其言良  
信矧當天曆至順間公所建明多國家大計安可使來者無述  
乎大書深刻以侈 上賜不特為泉壤之光而已也銘曰  
剛毅木訥斯近于仁苟有其德亦必有言有偉史公生逢昭代  
蹇蹇匪躬難進易退危言正色不詘不枝忘人之勢藐夫巍巍  
杜絕倖門鋪張治具為官擇人奉揚憲度言之可徵如龜如著  
惟  
天子明聽用弗疑公益靖共不懈于位晚登廟廊荐陪大議豈  
無謀夫發言盈廷番番黃髮國有老成歸安里閭閔勞以事侍  
聞告猷乃以訃至顯忠佑賢  
天子聖神保其初終為時名臣勒文豐碑垂示無極嗚呼休哉  
古之遺直

昭文席誤藏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續藁二十四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神道碑

汾海上副萬戶石抹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七日武德將軍汾海上萬戶府副萬戶  
石抹公終于台州之私第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從葬于柳城之  
先塋公諱明里帖木兒別名繼祖字伯善迪烈人其先出于  
梁蕭氏隋蕭后以族入于突厥后歸唐而其族留突厥至遼為  
述律氏仕遼多至顯官金滅遼改命為石抹氏曰庫烈而者于  
公為六世祖義不仕金望日再拜而卒曰脫羅華察耳者于公  
為五世祖承先志亦不仕其第二子曰也鮮公高祖也問父何  
為不仕父語以其故慨然曰兒必復之金主聞其材武多智召  
為奚部長固辭弗獲乃俾兄瞻德納姑受之以全其宗遂遁去  
之北野山射狐鼠以食誓不食金粟聞



太祖皇帝龍興朔漠乃杖策來歸謁拜于九旂白旗之下言東京金人根本之地得東京則金 圖 上即命取東京師次高州與之千騎使為前鋒謀知東京新易留守出奇計獨與數騎邀殺之遂入東京得地千里戶十萬八千勝兵十萬進攻北京三年而克之得其守將四十有七城邑二十二有 旨以北京旅拒王師當屠力諫止焉特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赤別募精銳之士萬二千號黑軍以其籍來上賜金虎符加上將軍提控諸路元帥府便宜行事

太祖西征俾統紇漢黑軍偕諸將經畧中原徇地至蠡州死焉曾祖諱查剌繼為御史大夫統黑軍定河東陝西諸郡移師攻益都城破衆欲盡殲降者堅持不可益都之人生為立祠以黑軍長驅入汴進拔睢陽

太宗皇帝疇其勞授真定兼北京兩路達魯花赤祖諱庫祿滿以黑軍與從弟度剌攻襄陽樊城

昭文席湜藏書

世祖皇帝念其祖父之功降

制褒諭賜金符為總管與叛

將戰于濟南死焉考諱良輔以黑軍攻五河及湖南諸部宋平論功行賞賜金虎符歷蔡州弩軍萬戶黃州招討使尋以汾海副都元帥開闢于四明會改元帥為萬戶遂以為汾海上萬戶府副萬戶累階昭毅大將軍由昭毅而上四世有傳在國史妣莊氏封某郡太夫人公少負材而尚氣不肯為人下大德七年以門功入備宿衛事

成宗皇帝為舍利別赤將

上旨禱祠山川所過州邑名人

魁士莫不器重之十一年昭毅公以老謝事

詔以公嗣其

職方是時承平日久黑軍散落之餘多已宅屬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皇太子

上命悉括黑軍以衛東宮宗戚貴臣弗便

事遂寢公初以汾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而恩意周浹當棟放而老且貧不能歸者曲為之地



使有以自給而達于鄉里旅殯者累數百擇地為叢冢聚瘞而時祭之藝之教場多餘地最為沃衍相其土宜樹桑藝粟麥而儲其入幕府勞徕供億軍中藥餌棺槨咸取給焉暇日則延師儒咨諏善道士譽翕然居民亦樂其不擾往往形于謠詠江西大盜起寧都寇贛州列郡皆警 朝廷命行省宰臣親率諸道兵往討之公預在行聞公所設方畧深服其決機之精即檄公為行軍都鎮撫部郅復諸軍生縛其兇渠二人而乘勝擣其巢穴逆黨潰去元惡尋亦就擒乃班師凱旋處之遂昌愚民嘯聚竊發郡縣約官軍合捕公按兵不出單騎直抵其處責長吏失于撫字諭富家輸粟賑濟而團結保伍以自衛不旬日知其首亂而歸其同黨三十五人于有司餘皆令復業如故兩浙之鹽法積弊日滋行省俾公與轉運司官共整治之公訪求其致弊之源隨事釐革亭戶之凋耗者亟為僉替使無缺役官課既登而民間私煮盜販之害有未盡除事聞于上命行省擇所部

昭文席湜藏書

萬戶歲一巡歷以申明其禁令公首膺茲選所至人莫敢犯或弗悛而麗于法立蔽其罪未嘗留獄由是平民免于誣構株連之患公復深究其利病酌古今之宜為上中下三策行省以上于中書事格不行有識之士以公言不可廢相與刻寘郡庠人至今傳之昭毅公既老每懷鄉土之念捐館之日家僅存遺書數千卷公驚其故廬為舟車之費奉柩還葬柳城餘貲悉分諸弟太夫人久留遼東因迎侍南來致其孝養諸弟相繼即世撫育其孤子至于成立嫁其孤女咸得所歸公初從昭毅公在四明師事前進士史先生蒙卿先生沒公為治墓且割田以祭焉四明之學大抵祖六氏而宗楊素惟先生上接爨氏之傳為學一本于朱子公天資穎悟凡先生所指授聞輒領解然不徒守其空言而務在明體以達用自經傳子史下至名法縱橫天文地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而韜鈴之秘則家庭所夙講商榷古今疊疊忘倦治法征謀如指諸掌公素慕為奇節偉



行非常之功有志于當世而喜推穀士類志局于位弗克盡展  
所蘊因自號北野兀者年踰強仕即請納祿舉仲弟振祖以自  
代樂台州山水之勝買田築室而居焉扁宴休之所曰抱膝軒  
雅歌賦詩以自娛家事付之諸子一無所問更自號太平幸民  
致和天曆之交行省強起公防遏松江海道事定表為閩帥公  
微聞之以親老力辭及太夫人以高壽終公年已耳順哀毀過  
禮既奉柩附葬于昭毅公之左廬墓三年然後去太夫人所遺  
服御之物悉以畀季弟其篤于孝友天性然也省臺交章列薦  
略不動其意覃官之令下亦不自陳安常待終不疾而逝享年  
六十有七所著抱膝軒吟若干卷清新高古有作者風娶弘吉  
刺氏封武平郡君子男五人長宜孫襲武德將軍沿海上萬戶  
府副萬戶次文孫次德孫俱國子學生次厚孫今以昭信校尉  
為沿海上萬戶府副萬戶次哈刺女三人長適秦不華  
英宗龍飛進士第一今累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昭文席湜藏書

同脩國史餘在室昭信君以葬有日奉公門下士潘倬之狀以  
碑銘來屬潛幸辱游公父子間且與侍讀公同官為僚不敢以  
衰朽不文為解狀稱公個儻似魯仲連淵深機密似李泌得士  
似魏公子無忌廉退似邵曼容至于料敵制勝論事剴切抑又  
公之所長人以為知言銘曰

猗公之先為時名臣運去物改不事二君逮其孫曾歸我  
真主累將重侯勲在盟府垂休五葉惟公敬承際逢熙運四方  
砥平專城坐鎮偃旗息鼓海波不驚萬室按堵蟲蠹之細安足  
掃除小試之效特公緒餘公材則多敏而悅學九流百家由博  
而約經綸之妙出武入文斂藏弗耀抗志青雲時逾兩紀優游  
事外嘯歌息偃春融蟬蛻積慶儲祉畀于後人提將之符榮戟  
在門史所屢書公先四世嗣作公碑其尚無媿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神道碑

至正十三年九月己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終于平



江里第享年七十有八以某年十月丁酉葬吳縣至德鄉涇鴈蕩之原公諱文傳字壽道姓于氏于之得姓始于春秋時宋大夫犇漢有蜀郡尉獻吳有軍師吉晉有將軍瓚著作郎寶史氏所紀代不乏人其後有家于汴而仕于宋至武顯大夫者曰思義於公為六世祖武顯之子曰信於公為五世祖建炎初與其弟武節大夫恭扈蹕南渡僑居平江子孫因占籍焉高祖諱振曾祖諱拱辰皆弗仕祖諱宗顯承信郎今贈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祖妣吳氏追封潁川郡夫人考諱雷龍鄉貢進士入皇朝終于饒之慈湖書院山長今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尉追封潁川郡侯妣吳氏顧氏所生母陸氏並追封潁川郡夫人其詳具如公同年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玄所為贈封之碑初承信府君雖仍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兵部府君一薦于漕再薦于鄉最後遂與長子湯同上春官鄉人榮之未幾塲屋事廢湯亦卒

昭文席湊藏書

而陸夫人生公兵部府君名以今諱蓋深有望焉公少嗜學十歲能屬文年未弱冠而聲譽籍甚用舉者為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之慈湖書院山長浙右憲府辟入幕未赴而丁兵部府君憂

仁宗臨御之始有

詔著取士令公首以江浙鄉貢會試京

師登延祐二年乙科被

旨賜進士出身故事布衣入官散

階當二等主選吏以舉人亦起于布衣疑未決

上特命蒙

古人與正六品階後勿用為例餘皆與對品階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昌國州事昌國一海島耳民頑犷不易治其尤無良者往往羣行剽掠于鉅海中若化外然公柔之以恩信俗為之變長官有強愎自恣者公不與校而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瀕海有三鹽場司其事者轉運使之勢虐使州民身服重役而家業破蕩公語同寮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為之陳理辭嚴義正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



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遷承務郎平江路長江縣尹長洲公鄉邑地廣人稠牒訴輻輳歲輸秋租至四十餘萬石公于閔決趣辦具有條理使傳徃來將迎無虛日亦靡憚其勤徒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于官為受役者之助行中書省檄公專任長洲之事既又連以華亭上海兩縣無錫一州之事諉焉公之號令素孚于長洲之民間公諭以善言無敢為詭寄所得皆腴田旬日而事集華亭上海之亭戶不統于有司而無錫多豪家大姓非長洲比公委曲化導人皆悅從詭寄之弊既絕亦以腴田來歸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以陸夫人喪去官服闋遷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陰納一妾于外生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妾而留其兒以器貯水洗之不死以帛勒其<sup>頭</sup>乃死夜以醬塗死兒而焚之張知而無如之何公聞之乃發其事死兒餘骨已至官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以

昭文席洪藏書

為妾所生兒初不死公令妾抱而乳之兒啼不就抱亦不肯食妾之父母辭窮吐實乃呼鄰婦至庭下兒見親母躍入其懷乳之即食王遂伏殺兒之辜人以為神明丹徒縣民周某有一女二子而二子共殺其女獄久不決浙西憲司俾公往鞠之公于片時間悉得其情而周有母乞貸二子命以養其老公謂二子所承有輕重合以首從論乃議以為首者當殺姊之罪為從者免其死使養之憲司如公言人稱明允安定胡先生葬何山寺僧壞其墓而據其地數十年來郡守之清強有風力者與之爭皆莫能得公白于大府始還其舊而表樹焉陞奉議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婺源依山為州民素淳朴而世降風移俗習變遷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sup>死</sup>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公下車即呼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嫁喪葬之事俱畢朱文公上世居婺源故業為豪民所并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公呼豪民折之以理不煩



窮治而志歸之慕好義者即宅建祠令其家世守焉富民江某  
出游京師娶倡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間閔數千里返其柩以  
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而重困苦之日給脫粟二升使自舂  
爨以食張不能堪子恐生它變乃與其弟共殺之瘞其尸山谷  
間官府知之而利其賄不問也公曰為人子而戕其庶母人道  
滅矣可道其誅乎乃發其事而論如法陞朝列大夫平江路吳  
江州知州吳江去公家僅數十里猶長洲也公總理裁決小大  
庶務處之以公而行之以恕親舊訖無間言公歷任所至必以  
均賦役為先催科追逮一用信牌度其緩急而嚴為程限民亦  
不敢違村落之間不識有悍吏之叫囂隳突也至于明要束以  
正官常謹防閑以清吏弊厚拊養以紓民力精勸勵以淑士心  
有古循吏之風焉人始而憚久而安終而愛且慕既去而又思  
之也在

世祖時王文康公鶚嘗請脩遼金史至

昭文席湊藏書

仁宗時李文忠公孟又嘗請修宋史久未有成書

今天子至正三年始命首相總其事凡文學侍從之臣布在列  
位並令入館分任述作其效官于四方及山林之遺逸咸加搜  
訪俾預討論于是公自吳江召入居宋史前局公恪恭其職雖  
憊不少休甫踰兩朞而三史咸以次告成燕犒錫賚寵數優渥  
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公集賢待制朝請大夫居無何  
遂致仕先是 朝廷為官擇人以公才長于治劇而數煩以  
州縣之事公以治行為一道最而舉于憲府者四韓公鑄乘使  
者車接行屬部至親作烏程謠以紀其政績惜乎所試者小未  
能盡展其經綸之蘊晚逢盛際峻躋適列人皆期公致位通要  
有大設施而公雅志廉退齒髮未衰輒請納祿優游里閭垂將  
十年而以壽終縉紳先生及於是者其幾何人公氣貌充偉識  
度凝遠遇事皆不苟平居衣服無華飾食無珍味而于親庭之  
養家廟之祭必致其豐腆無他玩好而獨耽于書手自校讎至



老不倦喜接引後進來者必與均禮而諄諄誘掖之江浙江西鄉闈聘公同考試者三主其文衡者四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有來謁者亦不厭于應酬公以仁里自號暮年又自號止齋有仁里漫藁若干卷藏于家娶顧氏逾年而卒繼時氏累贈潁川郡夫人繼朱氏亦皆前卒時夫人執婦道尤謹有子男三人長旌用公致仕澤為忠翊校尉河南府路同知陝州事次旌建寧路醫學正次城國子生女五人長適張思誠早卒次適管瑾丹徒縣儒學教諭次適葉元英次適章祥次適陶思敬嘉興倉監支納庶女二人一許嫁素養福一尚幼孫男八人德潤德淵德源德洵德溫德浚德滋惟德淵為國子學生餘皆業儒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公之歿也遺命速葬旌方在官下旌及城弗敢違逾月而葬焉與時夫人同兆域窀穸之事甫畢旌適以秩滿受代而還攀號靡及乃奉公甥吳洪之狀逾濤江走金華山中問銘于潛以作公碑始公入秉史

昭文席湜藏書

筆潛實同被召命適適內艱弗果赴遠公書成受賞得謝而歸潛乃起自休致承乏太史屬預聞脩本朝后妃功臣傳幸從諸公之後執筆具草而竟未獲裁定上進潛之不敏媿公多矣安足以任不朽之託乎然以江浙之士與公為同年者十人潛獨後死義不得辭也銘曰

氣運合一人材乃完公生其時弗後弗先

皇仁在上豐水有芑長之育之遠夫強任乃拔其萃乃揚其英  
衰然前列旅于 天廷跋跋退讓守官外服進也不亟鴻漸

于陸孰造公歸俾居 帝旁蘭臺石室大啟秘藏歷觀後王  
惟求故實用裨 乙覽考其得失疇功冊府遙迹仙班

上方眷公公遽引年東門祖餞光華載路八座之崇 熙朝  
異數九原莫作一鑑未亡疏封錫謚嗣舉彝章願慙不敏汗青

無日猶及銘公曰筆則筆

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擅古斛公神道碑



公諱忽都達而字通叟系出蒙古控古斛氏其先曰伯帖木兒世居雲中曾大父曰阿屯赤那演以侍衛近臣受知先朝弗及官而歿大父曰火者陽州路泰興縣達魯花赤當用公恩贈官封爵未命父曰阿散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雲中郡侯初尚書侍親至江南因占籍于金陵後又徙湖北而卜居于澧陽母蜀人馮氏宋某路提點刑獄立之孫女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一人即公也公幼警敏篤孝于親比長雅好儒術游學湖湘間從名師受經史而究其大義肆筆成文咸造于理儕輩敬歎自以為莫及俗尚淫祀公讀書之所旁民家數有鬼禍公為驅逐禁止之一夕鬼見夢于其人曰公貴人也我不敢與之抗當舍此遠去自是其妖遂絕聞者駭異焉延祐四年郡縣以公充賦有司為湖廣鄉試第一五年會試京師及上親策遂為廷試第一被旨賜進士及第授承務郎秘書監著作郎奉詔函香禮祠五嶽竣事還朝除

昭文席湜藏書

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會蠻徭竊發從省官出兵討之公乘機制變密運籌畫賞罰明信士樂為用事平以聞褒寵甚渥擢奉訓大夫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風為新分按所至嚴而不可苛人莫不感服除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江浙地大人夥政務叢劇文移填委公處之以閒暇而事無不治宰執及僚屬多賴焉遷朝列大夫都水庸田副使行部至錢塘有司言民居侵入湖面請盡撤之公白于行省曰西湖水利當疏通者在乎九井苟無壅塞何多毀民屋為此特小吏欲乘勢為姦利耳有司不敢復言民乃獲奠居于無擾蓋官海隄為風濤激蝕而崩田廬亭竈皆淪沒危及于城廓朝廷為遣官謀捍禦之公督有司具木石以庀役事晝夜不懈隄成而水患息改荆湖北道宣慰副使到官三月丁尚書公憂自江陵扶柩涉江湖抵錢塘遵治命卜地于吳山萬松嶺之側以葬焉公居喪悉用古禮廬于墓次三年某亭號永思示終



身無忘也服闋授同知饒州路總管府事 國朝之制以六事考郡縣之殿最公下車未幾而六事俱有成效至于整站赤以通使命革鄉司以正稅籍造浮梁而民免于病涉明法令而豪強震懾崇教化而禮讓興行可紀者不一而足在官三年以治最聞公以秩滿將解印綬去士民攀戀不已復為留二年陞中憲大夫同知衡州路總管府事時有大盜構亂于廣海軍旅之興所過騷然公給其需求而戢其暴橫皆有法由是軍士無敢譁而居民得以安于田里郡庠有諸葛孔明祠歲久弗葺主教事者因而廢之公慨然曰孔明王佐之才立祠依聖人孰謂不可即命復其祠如故湖湘間多學者公聘名儒設賞格試以經術辭藝是歲大比上春官者皆前日預選之士 皇上臨御日久望治益切慎擇守令付以承流宣化之寄公用舉者授中大夫濟南路總管鈔法滯不行首為立變通之方公私咸便之歲早有禱輒應人以為公精忱感孚所致未及三年復以

昭文席誤藏書

六事備舉治最俄移疾而歸

廷議謂公才任治劇不宜使

就閑退

詔除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未上而疾作遂不起

公生于元貞二年五月十二日卒於至正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四以十年二月某甲子朔祔葬于尚書公墓之左夫人河東聶氏宋某路提點刑獄光之孫女事舅姑有禮待姻族有恩年四十有六先公一年卒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男一人曰揔古思公教之甚篤每撫而誨之曰吾忝以倫魁致位三品蒙國恩厚矣爾能不墜吾家聲吾死之日瞑目何憾乎揔古思佩服訓言而刻意於學至正七年中山東鄉試第二名用特恩補清州儒學正今用公廕為忠顯校尉平江路同知吳江州事女二人長揔古真未嫁而卒次傑烈真適某人庶子一人曰揔古烈尚幼惟公早由館閣出入省臺而雅志恬靜庶于進取歷仕已逾三十年食祿不過二千石今方嚮用而遽不可作惟嗇其年是以其材弗究于用也然竊觀古之君子蘊蓄經綸之業



黃文獻公集卷五十四  
而不克大施後之人必有起而成其志享其祿位者公則有子矣揆古思緣斯文之雅故以狀來屬潛銘公神道之碑謹序而銘之銘曰

大山穹林杞梓出焉名宗貴胄實生俊賢際時熙洽文場游啟公以儒英克冠多士承明之廷羣材所儲瓊琚玉佩拾級而趣乃贊政機乃持風紀徃臨外服使事有指人後公歸公來徐徐緹屏泥軾兩乘倅車晚專名城有民有社導揚德意膏澤在下膚寸之雲蓋雨九州

上方側席公去不留胡不憇遺俾躋上壽公才則多用而未究有子承考公歿不亡于飾其終國有彛章謚在奉常傳在太史惟墓有碑負以龜趾

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陳公神道碑

泰定二年六月十八日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陳公薨于京師阜財坊寓舍權厝于城西之某所公嗣子達甫三歲留婺之蘭溪故居後二十有六年是為至正十一年達始克返柩卜某月

昭文席湜藏書

某日襄大事于蘭溪某鄉某山之原爰以狀授潛俾勒銘神道之碑按狀公諱萍姓陳氏自周封有虞之後于陳春秋時為楚所併子孫以國為氏散處四方世有名人其居于溫莫詳所始公曾祖諱景彥晦德弗耀祖諱春個儻好施喜周人之急刻意教子期于有成考司馬府君諱自中娶于蘭溪楊氏因以家焉宋季與伯兄右丞相兼樞密使宜中俱以進士起家德祐元丞相當國我朝伐宋之師逼臨安邊丞相出降竟不出而奉益王廣王南遷及至海上知天命已去乃浮海之占城之暹而歿府君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與大軍相持十餘日食盡援絕軍帥欲降之不從朝服南向再拜而死五子存者三人皆育于外家楊氏公其仲也世祖皇帝以丞相不降而去遣使追之不及命物色其子弟在江南者外氏遂以公兄弟歸于京師公天資穎敏髫髻之年儀觀語言已如成人



世祖見其骨相厖厚異于常兒大奇之公亦念陳氏故宰相家不可不自樹立刻意于學無所不通以兼善梵學被名輦真加刺思俾事

旨賜

裕宗皇帝于東宮於是

世祖皇帝方長駕遠馭網羅英豪公因得與居與游而晞日月之光華觀風雷之迅奮聰明益以開發至于騎射亦精其能上深器其材而未及用

成宗皇帝以公

先朝舊臣尤加眷遇日侍左右與聞謀議

自國家統一函夏惟土蕃最為西方強國諸戎咸畏憚之昔唐人與之通婚結好而日尋干戈未始休息今雖臣附已久而竊發不時朝廷視為重地建宣政院以統治焉會邊人告警上欲命將出師而難其人詢于在廷無以易公特拜榮祿大夫宣政使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以討之陞辭之日賜以銀印金劍使得便宜從事公受知累朝每思以奇偉非常之功

昭文席湜藏書

自見慷慨激烈勇往直前士氣百倍戈矛所指氛祲肅清殲其渠魁數十人盡定多含思素思加康撒兒之地凱還召對賜上樽襲衣獎諭甚至

武宗皇帝臨御之始以公習于西事命持

詔撫字邊陲初

入亂境有數千騎整衆而來公猝與之遇亟命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揮外示閑暇敵疑有伏懼莫敢前有以所戴白帽揭於竿首者公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遁去由是諸部服公威名聞公至皆膽落不敢言叛矣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以宣政使兼會福院使延慶司使土蕃宣慰使如故仍推恩于三代曾祖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謚安惠祖贈資德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謚恭僖曾祖妣黃氏妣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考司馬府君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康順母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公入則侍燕閑出則陪扈從妙選時髦



開府設屬門生故吏多致通顯寵錫榮耀震于一時或以公驟貴而忌之譖于上曰亡國宰相之子孫不宜寘之禁近 上曰其父節而死為彼忠臣其子豈不能忠于我乎夫官爵以待豪傑之士非爾所知也

仁宗皇帝以重熙累洽之餘右文興治元儒大老森列乎臺閣公翺翔其間推賢讓能多所薦引因事論說明諒不阿莫不歎服焉

英宗皇帝奮乾綱以御羣下大臣動遭譴責公每從容諷諫天顏為霽威嚴所全護甚衆初臨安既下干戈之際公與太夫人相失莫知其所在尋訪不獲為之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孺慕之思久而彌切或傳在順州某氏之家公奉金幣及名馬以請而弗能得聞于朝為降 旨賜泉幣萬緡白金十鎰

皇太后及諸王大臣織文錦綺之屬又不下萬匹公舉以遺之遂迎侍以歸一時文人咸為賦詩頌美其事朝野榮之太夫人

昭文席湜藏書

日思鄉里公之兄芹女兄婞適至自南方婞孝思尤篤自與母相失斷髮誓不嫁然指為香十指僅存其四至是與芹奉安輿還蘭溪服勤孝養克盡子道太夫人康寧壽考享年七十有三而終延祐五年三月也公聞訃南奔 朝廷賻泉幣萬緡給驛馬四十匹遣近臣諭 旨于行省宰執及部使者護其葬

別勅詞臣為製碑銘未幾 上三遣使賜七寶束帶一金織文段十泉幣五千緡起公于家公還朝久之俄感末疾宣醫診視相望于道屢乞歸皆不允疾增劇始得請出為行宣政院使未行而遽不起享年五十有七訃聞朝論深痛惜焉娶某氏封某夫人子男一人即達工于書

今上皇帝嘗命題欽安殿榜及渾天儀躔度集歷代郊祀禮甚被嘉獎嘗奉 旨禮祠寶陀竣事而歸錫賚優渥人謂陳氏有子矣公兄芹第葭皆前卒芹以子愛穆柯貴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愛穆柯受知 今上日見親近與達雅相敦睦



家慶之間動中禮法陳氏之世澤未艾也康順之忠義死節固  
享有其報非公能濟其美亦何以致是哉銘曰

顯允陳公克生相門際今 聖代四海一君奉身來歸年甫  
羈貫服勤惟幄出入無間不亟于進譽望日隆蘊其宏畧以時  
奮庸西人弗靖事聞 當宁峻陟使名統臨蕃部銀章寶劍  
假以便宜盡護諸將徃宣 皇威賈勇長驅士樂用命克渠  
既殄邊地悉定凱旋論功委任益專游將使指來自來宣視險  
如夷出奇制變折其姦萌莫敢復叛上公之貴兼總教官公材  
則多靡憚其煩入居

帝旁從容獻替人得不聞陰被其賜公起疏遠人或譖之蔽自  
上哀用公不疑公逝不留公則有子追遠不忘遷神故里某山  
之原有封若堂祥慶所鍾後其彌昌公位一品名在史策寫以  
聲詩刻此山石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翊運大真人總攝

昭文席湜藏書

江淮荆襄等處道教事知集賢院道院事夏公神道碑

玄教第三代大宗師夏公既順化歸真而遷神于故山其大弟  
子張公德隆襲掌教事以狀授潛曰先師之道行德業當援故  
實請命于 朝而勒文豐碑惟是體魄之所安不可無以表

于封樹敢屬于吾子潛固辭弗獲則按狀所述序而銘之序曰  
公諱文泳字明適號別紫清世居信州貴溪縣之唐甸曾大父  
諱如愚大父諱英夫皆業儒而不仕父諱希賢宋末舉進士未  
第而德祐失國入 皇朝特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母  
楊氏封江夏郡夫人兄弟四人長文 次文深次文濟公最幼  
生而開爽英發卅歲就學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喜徇世俗紛華  
之習一日憑高四望忽若有省慨然起求仙之興年十六學道  
于龍虎山之崇真院初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張公入覲

世祖皇帝肇立玄教命為大宗師建崇真萬壽宮以居之公素  
清慎博雅為開府公所賞識大德四年始至京師與大宗師持



進上卿吳公同侍開府公左右日相切磨而學益以進八年開  
府公以 上命遣公撫視諸道流于大江之南比還 制授  
元道文德中和法師崇真萬壽宮提點至大四年  
仁宗皇帝在儲宮聞公賢有道而其法又多靈驗迺召見命獨  
任本宮承應法師有司歲給車馬扈從往來兩京出入禁衛無  
間奏對率皆稱 旨甚敬禮焉  
仁宗正位宸極皇慶元年首降 制特授元成文正中和真  
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以銀印視秩二品 天語  
褒嘉恩意隆厚非常典也延祐元年公父遂拜昭文之命兄文  
亦特授某階中政院判官五年奉 上旨代祀龍虎三第  
閣皂三山竣事悉以祭供金緡分施各宮觀秋毫無所私上清  
宮靈星門歲久腐壞袖已橐伐石于太湖而更新之內翰歐陽  
公為之記既又度地築宮于龍虎山北一里得請于 上賜  
額元成魏國趙文敏公為篆其扁榜曰 勅賜元成之宮云

昭文席湊藏書

七年開府公示將解化以教事付吳公而命公繼之至治三年  
晉王入踐大位所居便殿每至中夜庭戶輒有聲兩宮為之不  
寧近臣拾得驢國公等傳 旨俾公以符水祓滌之是夕肅  
然翌日適當元旦即命設醮于崇真萬壽宮仍出璽書賜元成  
宮為大護持

今上皇帝以公累朝宿德寵待尤渥元統二年親灑 宸翰  
作元成宮三大字以賜焉至正六年吳公乘化而終以開府公  
治命屬公嗣領教事中書集賢同奉 上旨授特進上卿立教  
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珣運大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  
知集賢院道教事璽書護持佩以 先朝所賜開府公玉印  
寶劍他恩教皆知舊制公既登教席一意精白以佐清靜無為  
之治綜理庶務悉遵前人成規衆咸安之九年春俄感微恙飲  
食起居不異常時祝贊禱祠之事未嘗倦廢二月十四日乙亥  
呼弟子畢集于前語之曰吾留京師五十年早荷 聖朝眷



黃文獻公集卷之七  
遇之隆晚膺宗教承嗣之重未知所以報稱今大期已至當與  
汝曹永訣其尚勉旃遂語張公德隆曰宗門教位四傳至汝吾  
可無身後之慮矣十七日戊寅晨起盥手焚香整衣端坐脩然  
而逝世壽七十有三卜以十年某月某日奉遺蜕寔于貴溪某  
山之某仙壇弟子薛廷鳳上官與齡薛起東詹處敬于有興王  
景平蔡仲哲彭堯臣蔡允中董載靜丁迪吉董宇定王用亨  
徐守勤彭一寧劉若冲等若干人居元成宮者張從聖倪善成  
等若干人公性介潔不妄取與自奉殊簡薄名宴休之堂曰素  
朴齋以見其志三教九流之書無所不讀而深明于儒先理學  
之旨又嘗受河圖于隱者有昔人未覩之秘而于皇極經書之  
說亦瞭然胸臆間所至名山洞府必窮探極討以廣見聞道法  
齋科志加考訂析衷下至醫藥卜筮莫不精究其術一時賢士  
大夫館閣名流皆與為方外交公風標峻偉談辯絕人其語國  
家之因革廢置古今之成敗得失與中原故老之遺言逸事歷

昭文席湜藏書

歷如指諸掌或有可疑必就問焉蓋狀之可見者如此其陰功  
密行固有非人所及知者矣潛之生也與公歲月同而忝先一  
日願獨後死衰朽荒落何能發揚萬一乎汗顏執筆存其梗槩  
云爾銘曰

顯顯開府

世皇外臣佩玉瓊琚其從如雲矯矯夏公盤桓丘壑以時而止  
祥麟一角遐觀道妙默贊化機右我仁廟格于穹祇民躋  
壽域物不疵癘飛颺走霆直其餘事泱揚制策竣陟仙班

出陪述幸入侍燕閒歷事

累朝逮

今天子人惟求舊游加優禮歸然鄉山神明別都昭回衣被百  
靈森扶傳次所歸

天子有詔界以文階冠于師號貴先九列崇亞三司時有久速  
道無成虧嗟世溷濁超然高舉金支翠旗上昇帝所  
之墟巍巍仙壇真游憇止孔位且安承之有人永世無斁祇薦



石章用表玄宅

黃文席文集卷二十八

昭文席湊藏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臨川危素編次 耆易劉耳校正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脫脫公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登七品始推恩于二親位極一品乃追榮于三代  
觀夫世教之遠通品級之崇卑則前人積累之功有可得而徵  
者矣傳所謂德厚者其流光德薄者其流卑詎不信哉重紀至  
元之五年某月有 制翰林學士承旨脫脫曾祖默而吉台

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  
公曾祖母哈敦追封范陽郡夫人祖母吾都兒贈資善大夫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范陽郡公祖母夾谷氏追封  
范陽郡夫人父故任忠顯校尉平江路吳縣達魯花赤帖古迭  
兒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莫國公母朵羅氏俱追封莫國夫人煌煌命書下飾泉



壤而碑石未建

君賜弗彰至正十年夏四月

天子坐興聖殿東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刺八都兒臣拜拜以為言得旨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宣徽使臣三旦八書其文集賢侍講學士臣期頤篆其額俾刻焉臣謹按脫脫公系出蒙古默而吉台氏世居范陽金季中原倣擾先世兩郡公皆晦迹弗耀而能以善及人有陰被其惠而不自知者垂休委社逮于異國仕皇朝歷昌平寧陵穰吳四縣達魯花赤官輒所屆政譽翕然而未足以展其素蘊已試之效特泰山之毫芒耳是以脫脫公起而承之由某縣達魯花赤為大都路兵馬都指揮使擢大宗正府郎中出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累遷潭州路達魯花赤邵武路總管召拜吏部尚書尋由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進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出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召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其在中臺則入侍經筵其在翰院

昭文席誤藏書

則總裁三史傳燕見之際禮遇甚優至正元年告老祈閑遂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上每念之不置特拜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調屯田事九年以疾固辭乃復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仍舊階榮祿大夫而食其祿娶達達爾氏繼李氏俱封英國夫人子男一人安僧早世女一人宣徽使三旦八即其婿也孫男一人張保某官女一人適憲使泰不花之子阿納實理其范陽縣某鄉某原三世大墓所在也蓋木有本水必有源本深則末茂源長則流遠善慶所鍾篤生顯人為時名鄉為國元老豈非蓄也久而發也不亟故其所成就昭融烜赫自有不可揜者歟記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馬順也釋之者以為身比馬謂自著名于下也庸敢竊取斯義備述脫脫公歷官之詳使後人知天寵之所加其來有自銘曰

實之大者其聲必宏發也有時乃震以轟猗兩郡公生于季世藏鋒斂錫百不一試有偉異國逢時之昌志局于位所施未光



萬生龐碩以材自奮鴻漸于陸循循而進踐駁中外駁望日彰  
乃秉銓衡乃持憲綱乃長詞林乃專史局談經擅履從容啓渥  
有命自 天賁于幽墟時之既至匪亟匪徐史臣奉  
詔推原本始播諸頌歌揚耀千祀

答祿乃蠻氏先塋碑

異時乃蠻在諸部中最高為威強有別號答祿者子孫因以為氏  
是為答祿乃蠻其先曰曲出祿者乃蠻部主太陽可汗之弟也  
有子三人伯仲皆逸其名季曰敵温我

太祖皇帝受命龍興曲出祿亡其所部敵温奔契丹契丹以女  
妻之是為太夫人耶律氏以歲乙丑生隨穎等處征鎮萬戶抄  
思公北俗以草青紀歲故莫詳其月日契丹滅而敵温亦卒公  
年甫十有二耶律夫人與乳母徒步負之以避難晝伏宵行備  
殫其勞道遇河水乳母先下探其淺深及肩而返俄有敗車之  
板自上流泛泛而來乃取而坐公于上乳母引其前耶律夫人

昭文席湊藏書

擁其後以濟遂來歸于

太祖三皇后得旨留侍左右

太宗時公年二十有五始出從軍

睿宗以皇弟帥師破代石二州公先登有功及鴈門之戰與金  
人相拒于河上公為前鋒涉河馬陷失利以靴大 足而出倉  
皇跌足幾為所獲翌日整兵復戰大敗之乃令下軍中皆改製  
大靴不如令者必絕以法公每出戰以長槍一主擊刺短槍一  
代盾捍矢短兵接則手舞二劍奮擊而前所向風靡歲 辰從  
睿宗大破金兵于鈞州三峯山盡殲其衆金人自是不復能軍  
睿宗表其功于

太宗賜以湯陰縣黃栢撫等一百十七戶公曰民無罪也力辭  
不受乃更賜以它有罪者魏使臣等三人及其妻孥五十餘口  
大名城中宅一區黃金飾具帶酒壺盃盃各一仍命世領湯陰  
之戶收其差稅以供 上用有 旨遣忽都虎留乞與公



三人並以奉御為萬戶發西京大名真定河間等諸州郡軍四千六十餘人占籍征行每千人領以官一員及鎮守隨州招集人戶仍以忽都虎兼本州達魯花赤又以保定府行唐縣郎琮充總押副之丁酉七月也後移鎮潁州進攻安豐城將以疾歸大名戊申正月十八日卒于賜第之正寢年四十有四夫人張氏康里氏張夫人代州石門良家子年十五避兵與父母相失公得之以進于三皇后賜名安坦察其秀慧遂以妻公且諭之曰此女必能成汝家也無子育庶子教化的為已子早卒教化的生拜的迷失亦卒而康里夫人以己丑春正月六日生台州路達魯花赤別的因公自襁褓時留三皇后所張夫人歎曰吾夫有功于國而吾無子誰當襲其職者幸別的因在道里雖遠吾何憚焉乃具金帛戒車馬身自往迎之六年之間凡三往返且因近侍以請乃得旨而携公以歸於是康里夫人卒已久張夫人每訓公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

昭文席湜藏書

羞耻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公之深自飭厲至于有立者張夫人之教也張夫人生于乙亥八月二十八日以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先是

憲宗在御

世祖居潛邸甲寅自黑水承

制諭察罕于開州命公襲父

職遂以公為副萬戶與留乞等征鎮隨潁等處丙辰冬又自字魯哈觀諭征鎮諸軍稟受公等號令戊午春諸王塔察兒自亦運納諭公等守邊勿慢軍機公遵守惟謹士伍肅然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有旨諭留乞忙古解兩萬戶及所統千戶百戶志聽公言議約束至是委任益專四年春河南統軍司召留乞與公赴行在忙古解留潁州十一月公入朝公身長七尺六寸美鬚髯肩豐多力善舞力尤精騎射軍士咸畏服之世祖密勅相士潛出于後捫其肩公為不動上亟稱之曰壯士問相士何如對曰其人大脅非極貴之相上愕然即



日降金符命為壽穎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與總管李繼昌同議公事累遷陳州唐州信陽府達魯花赤皆佩金符樂陳州土俗之美因家焉遷常德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歷沔陽安豐兩府達魯花赤并池州台州兩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官自武略將軍五轉至昭勇大將軍公在壽穎屯田府二州土地多荒有虎夜食民妻民訴于公公為立檻設機縛殺烹置其中以致虎羔思乳鳴不絕聲夜半虎果至機發而虎在檻射之矢再發皆中左右繼至虎已斃詰旦總管李繼昌聞之乃舉酒為公壽居民大悅自是二州無虎患信陽山中亦多虎公至未幾將出獵左右以多虎諫公不聽比出以鞍轡置于鞍上左右問故公笑曰吾有以也遂令燔山虎果出直前搏公馬公以轡撻虎虎搏轡據地而吼人馬皆辟易失措公神色不變旋馬傍虎射之中其脅虎立斃左右環視良久曳歸剖而視之矢正貫其心咸以為神射公在常德新附人李明秀同知府事見公

昭文席湜藏書

第三子燕真不花貌魁梧善騎射有父風請妻以其女公謬許之既而明秀以公事行境內且將歸視其家邀燕真不花俱行公密語之曰南人新附未可恃也緩急當自為計明秀至家召親戚故舊酣宴燕真不花察其有反謀而不敢言至暮罷酒明秀出二紅巾一以與燕真不花一以與其奴二人陽受之而退夜二鼓伺其衆皆就睡燕真不花謂其奴曰可以去矣乃共取鞍馬弓矢竊其閑而遁四鼓後追者至燕真不花與其奴疾馳各彎弓後向而不發追者稍却黎明至府白其事發兵討之不下公請自往招之明秀見公車騎來不設備公誘以自新明秀素服公之誠遂與公俱來公以聞于朝而誅之餘黨悉平公之官池州也道出穎上穎近荆山野豕時出害稼民間公至迎候以告公曰吾嘗射虎未嘗射豕也姑試射之衆隨公行十餘里見豕在田鳴鏡逐之驚出公橫馬射之豕被創怒奔八九里乃斃衆共分其肉凡三百餘斤以百斤為獻公不取燕真不



黃文席集卷之八  
花在侍傍公令度曲歌其事大德某年公始至台州未久遽以老疾辭歸安豐至大二年六月十日卒年八十一公之至孝出於天性蓋北俗喪禮極簡無衰麻哭踊之節葬則剝木為棺不封不樹飲酒食肉無所禁見新月即釋服迨公居張夫人之喪始悉用中國禮踰年乃從吉公平生節儉務本俸祿給衣食之餘盡以買田園馬牛農具大名安豐陳穎之田幾二萬畝家僮幾二百人歸休之日輒課其耕作子孫賴焉夫人梁氏大名貴族自為處子時好誦釋氏書老益康健五步之外明見地上遺針生于丁酉二月二日以天曆二年十月十日卒年九十有四梁夫又生子男四人長不花奉訓大夫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居官廉介而寬簡人罕見其喜怒前公卒次曩加解一名文圭篤學而尚志卒贈承事郎秘書監著作佐郎次即燕真不花亦前卒次延壽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已卒女三人長適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阿哈八失次適輝州達魯花赤

昭文席溪藏書

答失蠻次適芍陂屯田萬戶鐵哥庶子男一人撮落解女一人皆居幼而早卒孫男七人長阿馬禿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次脫脫興濟縣達魯花赤已卒次豬狗亦卒次孛蘭溪用公廕為寧國路宣城縣達魯花赤次守恭天曆三年進士今曹州判官次守禮泰定四年進士今武州達魯花赤次完哲淮東道宣慰使司奏差女八人長早卒次適真州判官張行簡次適武鄉縣主簿閔安達兒次三人皆適名族次適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前進士趙期頤次適唐兀康楚仙曾孫男若干人長脫因襄陽縣主簿次火你赤次與權至正二年進士今秘書監管勾餘尚幼女若干人玄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耶律夫人及抄思公張夫人俱葬大名而別的因公以其卒之年九月三日葬汴梁扶溝縣郭西南之阜原梁夫人之卒也孛蘭溪既奉柩權厝于扶溝先墓之次遂謀于族人曰先世葬大名者八十三年矣其葬不如禮奈何咸曰曷遷于此乎孛蘭溪



以為然乃自大名奉遷三喪以天曆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改葬于扶溝與別的因公同北城梁夫人祔焉其易服而斂也見抄思公之骨極大左臂自肩達于指節連錯瑩白如玉下棺之際有大風捲沙自北來至壙而散亦異矣李蘭溪將樹碑以表于墓隧已礮石而未及刻後二十年乃使其子與權奉趙集賢之狀屬潛以銘狀稱乃蠻之破滅也其本支幾無類矣耶律夫人熒二然挈孤子歷艱險終以全其後可悲也已隨穎府君奮身戎行披冒鋒鏃鴈門三峯功伐特盛方將大其門而壽齡弗永惜哉台州府君招降叛逆如呼小兒馳射猛獸以除民害何其雄偉也官止于郡而不大顯相士之言信矣向微張夫人之力何以自致于此乎父子之智勇兼人克有勲業婦姑之貞烈尚義克昌其家可無傳于後耶潛竊觀司馬子長所記多奇節偉行非常可喜之功惟夫雄文善壯其說是以後之覽者為之激烈慕歎而不已集賢答祿氏子婚故述其家世為詳至所謂

昭文席湜藏書

奇偉非常可喜之事筆力之宏肆華瞻亦足以稱之非潛所能加損也謹備著之以為序而為銘以系焉銘曰  
草昧之初羣雄並馳既興而仆孰扶孰持猗答祿氏綿綿墜緒將絕而續由兩賢毋匪母獨賢惟天佑之保其遺胤際于昌期委質輸忠先登賈勇以敗為勝不難不竦既戡大敵遂長萬夫征行鎮戍靡有定居名城垂拔將星遽隕襲紫傳龜繼述惟謹父則有子君實知臣試以劇務俾職留屯載疇其庸授以民社兵衛晝閑農林于野叛人跳梁呼之來前翦其兇渠餘黨帖然惡獸縱橫殘民害物發無不中若貫蟻蝨時逾三紀七剖部符久淹外服訖懸其車寓跡田園其樂也獨膂力未行云何不淑積慶所鍾子孫振振接踵儒科易武以文退食委蛇鳴珂曳組視此石章無念爾祖



昭文席誤藏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續藁二十六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碑

藍田王氏先塋碑

藍田王公以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分按婺之屬邑潛適以衰謝踰伏于田里公不鄙見臨而謂潛曰予兒時侍先大父之側大父數顧予而言吾家徙居藍田逮汝六世地豐美縣之千里莊先隴在焉粵自版圖入于皇朝墟墓北域為豪民所變易吾宦游四方去藍田久慨念孤猶知首丘汝其勿忘予聞而志之惟謹予自獲被官使駁歷中外四十餘年未嘗一飯不在藍田下隧道之碑雖存而多剝落然亦間有可考幸為予追書其槩而重刻焉庶他日圖補報之萬一而歸老于彼卒成前人之志也潛謹按王氏系出太原廉訪公之五世祖諱臨淵字伯龍金末登進士第累遷通判高州藍田商



之名邑觀其山川鉅麗陝右衣冠所聚心甚樂之因留家焉四世祖諱彪字虎臣有膂力善騎射稱雄一省卒官藍田尉曾大父諱子山字安仁始隱弗仕父諱榮字茂卿仕國朝為奧魯官父諱自通字遠夫從韓徵君游能講周公孔子孟軻聖賢之道而通其大意陝西行省辟為掾屬以久次授荆揚尹為政曉暢本末聲譽籍甚擢江南諸道行御史監察御史未上而卒今累贈某官廉訪公名武字桓仲幼與羣兒戲大父見其頭角嶄然不類常兒指以語人曰亢吾宗者必此兒也公既長克自樹立由歲貢入仕歷西南兩臺監察御史入為大宗正府負外郎拜監察御史出僉四川廉訪司事公天性剛方操履端慤嘗謂朝廷寄耳目于內外臺察官吾終不效塗聰塞明以苟祿固位過事輒發無所回撓會奉使宣撫行部或誣公有所私奉使不察而薄問焉公不為屈廳事梁俄壞大蛇出其中衆駭散明日有神降奉使前憑其僕人跳踉叫呼抱公而泣曰公實

昭文席湊藏書

廉潔勿妄污公奉使大驚事遂解乃改擢浙東有識之士或稱之曰進思報上忠也退不忘所由生孝也可謂精白一心篤行君子者矣初公當授父廕推以與仲弟或調都稅使或亦能力學而承其家公有子惟吉今為國子高等生蓋其世次可見者如此昔韓魏公訪得五世祖塋于深州博野之蠡吾鄉一新其封植而為文以記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子孫其志之迄今二百八十年韓氏子孫世守其遺言而不墜廉訪公敬共祖訓而惓惓于五世祖之塋其能盡孝與魏公固無以異若夫事君以忠則其官業視魏公猶未艾也潛不佞敢據公所言序而銘之公歸刻諸樂石來者無忽焉銘曰顯顯王氏系出太原家于任國商之藍田蟬聯再世食茲樂土久乃去之不留不處恂恂隱君沒身韋布傳子及孫際今昌昔懷材自奮後先踵武卓惟御史受知聖主人方側耳朝陽一鳴胡不慙遺不震以轟承之有人靖恭正直追遠不忘孝思



周極緬彼故丘雲深木寒使事有指曷云其還有欲必從匪朝  
伊夕來瞻未崇載新封植馳恩所加 國有典常 天日  
覆臨孰敢壞傷歲時展省益謹其守式固且安大庇爾後

玄明宏道虛一先生趙君碑

先生諱嗣祺姓趙氏故宋魏悼王十一世孫南渡後家于龍泉  
父曰若舒生先生於宋亡之明年幼即不凡稍長慨然有出塵  
拔俗之志年二十四學道于武夷山天游道院高士張君德懋  
凝神宴坐未嘗出山張君携之至錢唐謁其師真人杜公于宗  
陽宮一見大奇之公方兼領吳興計籌山昇元報德觀其旁有  
通玄觀則公所創也遂令張君居通玄先生居昇元以便于咨  
叩久之杜公欲廣先生之見聞乃勉之出游京師諸公貴人多  
慕而與之交方是時開府上卿張公以大宗師主教事今特進  
上卿吳公為嗣師咸加禮遇因挽真館下聲譽日起延祐元年  
有 旨以先生住仙都山玉虛宮給以銅章俾用甲乙相授

昭文席漫藏書

受仍兼少微山紫虛觀提點焚修仙都少微皆先生鄉郡之名  
山也又嘗住金陵之玄妙觀至順元年錫號教門真士玄明宏  
道虛一先生虛一蓋先生自號因以命焉人以為榮尋

詔改玄妙觀為大元興永壽宮出內帑金帛使加繕治先生即  
以造大殿建法輪且出私錢作堂宇及外門會昇元住山姚君  
季安仙去先生奉 制命嗣為住持滋事未幾為建大門買

山四百餘畝修飭敝壞補苴墜缺靡憚其煩吳都有胥氏之宗  
福觀管氏之玄真觀張氏白鶴觀俱備禮求先生主之既得  
旨以崇福玄真隸永壽及先生至昇元遂兼白鶴先生于吳興  
金陵並領本路諸宮觀欽承 上意扶植道教不遺餘力其  
徒賴焉在玉虛時兩將使指代祀太華吳山江瀆嵩高王屋濟  
源竣事過家慨然興追遠之思置田若干畝畀猶子仲成給春  
秋饋薦之事乃還京師以乘傳函香歲祠事于龍虎山宣大護  
持 詔書於江淮荆襄廣海八番諸郡使節所憇歷覽勝槩



而訪求巖穴之士得一善輒薦之揚先生自奉甚約終身不茹  
葷而坐客常滿擣珍擊鮮為具必豐尤喜推轂士類賴其引重  
而成名者甚衆先生既厭紛華甘淡薄歸休于大江之南而往  
來山林間凡十年偶自昇元至宗陽遂至白鶴忽顧謂弟子袁  
守約曰吾世緣已盡將回光而返照矣因索筆書遺言俄斂筆  
奄然而化至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其明年  
是為至正元年十月十五日守約與永壽之弟子楊玄鑑等奉  
遺蛻藏于紫雲閣乾元山之麓以狀介真人華公來徵銘竊觀  
先生年壯盛時果於求道窮居獨游邈不與人事接及出而酬  
酢世故未始絕物而于物無所凝滯卒乃遠引而去餐和飲醇  
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庶幾可以無憾矣是宜銘遂為之銘曰  
古之德人與天者游無累于物不激不流卓哉先生夙志輕舉  
草衣木食坐閱寒暑幡然而起一息九州乃侍明廷乃謁介丘  
時行時止無往不復歸領珍祠返乎初服捐巧棄智以佚其軀

昭文席湜藏書

委順而化棲神清都原始要終刻此貞石貽爾後人用慰罔極

玄門高士陸君碑

高士陸君諱應祥字景雲世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士元大父曰  
邁父曰文明母戈氏君甫成童而失所怙能自刻厲檢飭內  
奉其偏親饘飽滫瀡必適所欲撫諸稚妹及笄而嫁咸得所  
外則殫其勞勩以植立門戶遇事無小大處之如轉丸鄉鄰  
糾紛不可解輒以為請隨啟其端莫不洞中窾却其幾警練達  
衆共推服焉性澹泊無厚嗜經營積累餘四十年貲業得比素  
封未始妄用黍黍圭撮以資華靡恒戒子弟以勤儉承其家  
樂調人之急族黨不能自振者多仰以食歲饑設糗餌于路以  
活餓者散錢動以萬計尤篤信釋老氏不喜殺雖為賓客脩其  
鮮薨之物亦取諸市凡所施與往往傾其囊褚無毫髮顧惜意  
新萬壽寺大殿而造佛菩薩像田畀北禪寺以興復其觀堂所  
居傍光孝觀摧圮不治首為構高閣廣殿方丈之室餘宜有而



未備者迨屬疾猶俾緒成之其創置則有笠澤之瑞雲觀以棲十方羽士橫山之瑞雲菴延緇流專領之給以田有差作浴室於城南燁湯織履以俟過客而休焉者冬有鶯縻夏有茗飲歲以為常他所建饒益事不可悉紀也維陸氏實吳之著姓上下千百年名公顯卿史不絕書而君之先比數世皆韜光匿景無所表見君生逢盛嘗頗欲以材自奮百未一試輒引身去着道士冠教主嗣天師因命為玄門高士瑞雲觀開山住持仍剡上而加護焉君謝不敢當尋詣句曲山叅受大洞經錄于上清宗壇意欲餐和飲醇以葆其餘齡且示無所用于世也年七十有二元統元年十月晦終于家明年二月朔葬吳縣橫山北先墓之次配周氏子男一人曰德原女二人長適沈宗德而卒次適施從政而從政又先卒孫男一人曰頤尚幼女二人長適徐元震次未行既葬德原以狀來謁曰先人嗇已而裕物平生惠在人甚多而未嘗自言今所述特其粗爾幸即其可知者序

昭文席湊藏書

表顯之予既辭弗獲則悉取狀所述次第為序而系之以銘俾刊于茲碑銘曰

泉其可欲不榮以祿而無殆無事以智利物以義而無怍無愧不亡者存揭德有文是率是循在爾後人



昭文席湊藏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續藁二十七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表

處士蘇公墓表

真定有隱君子曰蘇公諱誠字誠夫其先由樂城徙行唐又徙  
 真定累數世丘隴俱無恙而譜逸不傳所可知者公諱元老母  
 孫氏金貞祐二年舉家南遷而公以興定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生于汴年十有二 國朝伐金之師渡河汴城危感乃侍親  
 北還道路梗澁教瀕于死期月始達年寢長事親盡孝世故一  
 不關於念慮然以生長戎馬間慷慨尚氣節時河朔甫定諸豪  
 或乘勢肆虐暴橫民皆逃匿公奮不顧率衆禦之諸豪亦斂避  
 不敢犯鄉井悉賴以安兵難流離之際人鮮知學公首延師教  
 其子而里人稍有來就學者公平居喜飲酒而不及亂善治生  
 而不求富輕財好義人有急則往赴之莫不稱其長者大德二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八葬真定縣新市鄉  
新城原娶畢氏廬州官家女前十五年卒於至元二十年三月  
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合葬焉子男五人長曰榮祖累贈嘉議  
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次曰玄曰寶曰信  
曰德順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孫男八人長志道中憲大夫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真定郡公次嗣道安道允道達  
道師道進道昌道女十七人曾孫男十一人天爵今通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天澤真定某提舉司都目天益  
天覺天彞天常天章天申天經行唐縣尉天紀天祥女十一人  
玄孫男十四人昌文國子學生昌言侍儀舍人昌衡宣政院宣  
使餘尚幼公歿已五十年今叅政公天爵始奉國子司業楊俊  
民之狀以授潛曰自吾高祖暨吾祖吾父墓隧咸有石章以紀  
德業吾父神道碑銘則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有在承

詔撰

昭文席湜藏書

述也惟吾曾祖之墓未有以識之茲用伐石為表幸為我書而  
刻諸昔諸葛孔明與龐德公生並世而或出或處有不苟同夫  
亦各行其志云爾 國家肇造之初起閭閻而趨風雲之會  
以建功立號者皆公一時之人物公獨退藏于密而居易以俟  
命迨其孫曾當太平之盛際乃以政事文學為時名鄉行且推  
恩三世不有得于彼必有得於此矣公之託身畎畝固不減鹿  
門之高致所以遺其子孫者以今視昔為孰多乎潛曩嘗忝載  
筆從今參政公之後不敢辭以年侵學落輒因其所叙而論次  
之如此公之隱德非名言所能既者亦靡得而詳焉

邊氏崇孝阡表

崇孝阡者吏部尚書邊公先世大墓也邊氏居汴之尉氏而墓  
在其縣西二里言族氏者以為邊氏出於宋平公之子御戎字  
子邊御崇之孫邛為司徒以王父字為氏自漢而下代不乏人  
惟韶以儒顯門名尤著五代時鎬為江南李氏將其後子孫或



居楚丘或居陳留汴故為陳留郡而今之陳留縣與尉氏俱隸汴由尚書五世以上軌其譜莫詳所以分與所以徙尚書之高祖考諱鎮高祖妣李氏有子男六人長曰琮次曰理次曰璽次曰璵次去家為浮屠亡其名次諱琰字君琬尚書之曾祖考也幼失怙恃屬天朝伐金之師南下汴最為受兵之地遂遷避于河北之武道鎮兄弟散處而力田以自給歲適大祲乃南徙汴之紀縣尋復尉氏故業兄弟仍同居焉曾祖妣張氏有子男三人長曰儉娶宋氏有女二人適宋氏鄧氏次曰儀娶王氏有女三人適謝氏李氏王氏次諱信字仲誠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尚書之祖考也性純篤追念祖父而下流離之餘甫遂生聚而死者未及同兆域以葬大德辛丑乃卜今地率子姪奉遷改葬以祖居中昭穆為左右而正其位所謂崇孝阡也侍郎年八十有五而卒祖妣王氏追封隴西郡君有子男三人長曰賢次曰贊次曰質女一人適西河耿氏

昭文席湜藏書

賢字政卿朝耕夜讀且以課其子弟孜孜不怠尚書之幼學壯行成其宦業而致顯融者平昔誨導之力居多其輕財尚義於親黨無彼此之間人有逋負不能償亦不責也家奴有恪恭所事者即縱為良民而子視之里人有為水所漂者適見之而莫知其為誰亟攝衣往援之幾共溺而不自悔人稱其長者以後至元戊寅十月卒傾邑里之人來弔咸涕泣曰善人亡矣娶劉氏前卒繼孫氏無子有女七人其六人皆歸名族以第六女納贅婿孫某承其家諱贊者字禮卿封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尚書之父也由集賢而上並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以勤儉起家以慈和睦族守為家法世如一集賢兄嫂相繼歿其女歸孫氏者年未三十而夫蚤世子甫五歲念其確持貞節自誓靡他撫存之甚至從妹歸王氏者夫歿子亦夭招致而養贍之以親親之仁推而及人多此類母王氏前卒追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一人名公佐字邦臣即尚書也女一人適



李氏繼母朱氏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五人公輔公略公度公儼公弼女一人適田氏尚書用舉者由山南憲司中臺察院書吏為刑部令史陞樞密中書掾授工部司程歷戶部主事徵政都事經歷擢監察御史遷樞密院經歷中書左司都事吏部郎中出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戶部侍郎除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召還同僉中政院事擢中書左司郎中拜吏部尚書積官太中大夫先是尚書在戶部以階三品推恩上及其祖考既增廣塋域設置翁仲而碑石未建懼無以彰 上賜而昭先德乃馳書金華山中屬潛為之銘潛歷觀自昔草昧之初出其經綸之蘊以翊扶輿運者固已策雋功而建榮名其懷材不試以儉德自保而甘老于丘園者積久必發亦莫不有以庇賴其子孫而表見于後世本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夫豈偶然哉有若集賢公之親享其報年今八十有三耳聰目明康強無恙及見其子躋于八座此則世之絕無而僅有者也潛雖衰朽

昭文席湊藏書

無能贊揚盛美其曷敢辭謹備著其世序之詳而顯詩之以為崇孝所表曰  
邊氏之先出宋司徒韶以五經為漢鉅儒南唐將鎬子孫居汴友于尉氏統分派衍尚書之貴自其高曾隱居種德不有其名侍郎繼之其積已久煌煌密章賁于身後餘慶則多集賢是承義方之教成于家庭有亢其宗遂享其報優游事外躬膺榮號蒼顏白髮金紫交輝既壽而康實世所希緬彼松楸佳城鬱寵靈所加罔間存歿惟木有本惟水有源培之濬之在爾後昆推述世序表以樂石念茲厥初永永無斁

費氏先墓石表

昭武大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致仕費公之先湖之長興人家于荊谿鄉上徐村浮雲山之陽高祖諱顯妣徐氏曾祖諱祐妣沈氏墓咸在焉祖諱察出贅嘉興劉氏宋季以策干兩淮制閭得官累階武節郎任浙西兵馬鈐轄權提舉上海市舶司事因



僑居其地上海後為縣故今以占籍為松江之上海人仕  
皇朝卒官懷遠大將軍浙東宣慰使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  
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榮敏夫人即劉氏次姜氏  
皆前卒次宋氏追封江夏郡夫人考諱拱辰前武翼郎殿前司  
主管機宜文字至元內附從征交趾有功佩金虎符為武德將  
軍平江等處運糧萬戶有子六人曰英曰雄曰鵠曰傑曰僖曰  
侃雄即昭武公也天資精悍有祖父風用廕授昭信校尉海鹽  
等處海運千戶四遷至武德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涉鉅海者  
數十所轉輸米以石計者數百萬年踰六十輒請納祿遂以今  
之官職致其事初榮敏公居上海既久先墓在長興者後人或  
不能辨其處昭武公始訪求得之而加封植焉每自念一門三  
世荷國厚恩而子孫蕃衍三十餘人非前人積慶儲祉無  
以及此不可不告于來者俾嗣守而弗墜爰伐石為表屬潛書  
之而揭于墓之原潛聞之韓魏公曰心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夫

昭文席湜藏書

大也歐陽文忠公曰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于文字者可以無  
窮昭武公可謂孝之大矣潛之文字安足託乎直書具文不敢  
以浮辭亂其實也榮敏公之歷官行事有武公外舅趙文敏公  
之狀暨前大理少卿牟公所為碑銘茲不復書



昭文席誤藏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續藁二十八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誌銘

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王公墓誌銘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 日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王公

薨于平江里第諸孤以二年正月 日襄大事于吳縣長洲

鄉陽山金井塢奉知宿州 大中之狀以授潛曰墓宜有銘君

其執筆毋讓謹按公諱都 字元俞姓氏其先河東人始居江

左者曰融四世至晉丞相導又十二世至隋温麻令懷鐸唐廢

温麻置長溪其子務琨襲 長溪令因家焉遂為其縣人長溪

令福寧州也又十三世至 贈太子太保戩太保生贈太子太

傅椿于公為高祖曾祖諱 全以進士起未及改官而卒累贈

太師追封魏國公曾祖妣 氏信衛國夫人祖諱方大贈少保

今以公貴贈 大夫 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祖妣潁川郡夫人陳氏今追封

郡夫人

府君魏公第

四子其第五子忠文公伯大勉齋黃氏高第第子以直道事宋理宗至叅知政事為時名臣考諱積翁用忠文公奏補官累遷知南劍州加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知州如故於是宋主已奉表納土而福建猶未下乃夜抵福州以八郡圖籍上于行省至元十三年十一月也行省承制易以新官既入覲

世祖皇帝于上京乃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真除戶部尚書拜正奉大夫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俄為國信使宣諭日本初抵其境郊迎甚設禮以詔書未至而遇害于海上事聞賜謚

敬愍侯後二十八年

仁宗皇帝以公有請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謚忠愍妣安人陳氏林氏皆前卒葉氏今封閩國太夫人

昭文席湜藏書

張氏實公之母痛忠愍公歿于國事哀毀如不欲生斷髮為比丘尼公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至是甫七歲從葉大夫跣哭赴訴于闕下

世祖皇帝為之震悼給驛券俾南還勅行省為窮治其事仍賜以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因定居于平江而著籍焉上念忠愍不置有旨視故所居官下二等錄用其子忠愍之子七人惟公獨存乃授公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公時年十有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之公持之以靜遇事剖析洞中肯綮皆矚眙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事覺而八年不決者公披故牘而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禁隄護田之令而歸過于衆人者公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舊稅官酒錢多取于下戶而富家或不與公始建議悉以田之多寡為則人服其公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公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士論美之秩



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發之金華有歐殺人者吏受賕以為病死公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賕敗張省四者居餘姚海濱恣為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sub>涉</sub>其地公痛絕以法衆皆大驚且稱快焉昌國在東南鉅海中颶風激海水漂人民廬舍公不憚其險親往賑救之先是官府應辦率賦民以錢使以子本相生謂之規畫所賦錢不過教緡而取其麵至數百斤豬羊至數十頭公命入其息而用市估償其直以紓民力是時經制未立公患吏易于舞彙集條畫斷例為八十帙俾有所遵守而無以容其姦部者哀公政績列薦於朝未報而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歲適大祲公躬履山礪以拯其饑靡憚勤苦江陵沔陽荆門之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江出三峽至江陵勢益舒緩水環城而流自宣慰使劉 陞湖南而舟楫不通民去城十里始得粟米薪芻公為濬之使復其故仍鑿新河與之接人以為便

昭文席湜藏書

武宗皇帝詔更鈔法行銅錢而鼓鑄之法廢已久宰相以公今之通才宜無所不知乃奏除公江淮泉貨監公以銅不足為憂詢知饒之德興有膽水可浸 為泥以火鍊之悉成美銅如其法行之得銅數十萬斤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未幾而錢復廢不用改郴州路總管柳居楚上流洞蠻獠獠往來民間人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公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服而相安焉患夫依阻山林乘時陸梁則芟蕪其草樹使無所蔽障出沒民漸染其俗而喜爭一不憚意輒起而相讎公大治學舍作鐫爵簋筮磬琴瑟之屬俾其人識先王禮樂之器命立鄉校而使受業其間者以月之旦望來會延宿儒以義理開曉之俗習為之丕變山郡可耕之士殊少民多艱食時方貯糴田米于官倉缺官支請者數千石公悉糶以濟其乏同列利于賤糶或為異議公不為動民賴以生先是受納秋糧石加五斗公始平其概量民皆負餘米謳歌而去征商之制有住



稅而無過稅公命務官取之必法而行旅皆欲出于其途使客  
往來食用所須官有規畫之名歲所賦錢不過百五十緡公以  
北湖龍泉塘流盃池俱官產募民藝稻蓄魚且即其下流造水  
磨屑麥為麩歲所得百倍於官所賦錢厨傳既豐民亦少蘇三  
川貫郡城中古語云三川塞闔郡蓄公觀其壅于客土謀疏導  
之而作陂於其西障水使勿泄人不勸而自奮橋梁壞則繕葺  
一新民不病于役有訴其祖父之墳為豪家所據者吏莫敢  
問公至乃直其事而歸其墳有訟其繼子為盜者已傳致成獄  
公愀然曰父子而論為盜既已虧恩况未必有其實乎乃親  
鞠之果得真盜而其父子如初鄰州茶陵富民覃時中死無子  
惟一小妻及其贅婿妻誣其婿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等  
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以誅公窮探而得其情乃正  
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神明遷正  
議大夫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公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為

昭文席湜藏書

三等言於行省以為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于下  
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公專擅公曰饒去杭幾二千  
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  
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而減米價果加罪于公我輩當  
粥妻子代公償時宰聞而為之釋然郡以土產貢金視人戶贖  
產為高下歲久貧富不常貧者多仍舊額富者一無所增公鉤  
考得其實而不使人知之獨以已意為文書令德興丞彭庭玉  
徑達于行省宰執都司成訝公不用公文庭玉曰總管寧不知  
此顧其事涉衆議難于齊一故爾乃報如公言而金課以均包  
銀之法戶不過二兩同僚職公之出立局籍民數多或徵其十  
倍少亦倍于元科公既還命一以詔書從事民所輸無過二  
兩者未幾包銀罷中書責有司奉行太峻而謂公能卹其民特  
以名聞都陽官蕩舊聽農家取草以糞田豪戶擅其利必納錢  
乃得之河泊之課歲為錢五萬餘緡



朝廷既捐以予貧民聽其採捕而豪戶亦據為已有使不得被  
上賜公痛懲而禁絕之人懷公惠共立石以頌美焉里正主首而  
同役于官第物力有高下之不同其舊俗事悉取具于主首而  
里正坐視其成公始命驗田之多寡而均其役郡所統州縣地  
大且遠民以所差吏卒為苦公為立印簿令社長書其乞取之  
物與凡所為之事月一上之由是鄉落間無復叫囂隳突之患  
餘千州以經理田糧官吏相與為欺吏懼公燭其姦首賊至十  
餘萬緡州長吏而下皆以罪免東湖者鄱君將梅銷故壘所在  
也學官僧寺爭欲得之公謂此官地俾歸于官而捐俸贖買菱  
芡魚鱉之屬納其中取孳息以給使客之厨傳公之為郡所至  
政平訟理而於米鹽碎務無不周盡類如此父老或以兩岐之  
麥六穗之禾為獻公曰此聖世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  
于  
朝部使者方交章舉之而公以內憂去郡民生為立祠而以麥

昭文席湜藏書

禾之瑞饒于祠記之石版闕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  
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以

國計莫重於鹽筴復奏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  
世祖皇帝舊制也任事者忍斂怨久不舉行公曰為臣子者使  
皆避謫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之高  
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

朝廷給降工本錢遭貪官汙吏格克之餘人戶所獲無幾公始  
建白擇有司官詣場給散以絕其蠹弊取草于沙塗以為薪者  
舊例責以輸租公力言而薄其征常時遣吏卒下場視令丞如  
奴隸公以信牌代差人而人亦無敢違者私煮盜販之鹽本出  
於官場公謂不宜獨加軍民官以透漏之罪乃嚴為之禁督責  
所屬官吏事至立決不逞之徒攀援以構陷平民者無所用其  
姦行省左丞相脫歡答刺罕薦公材任間帥未報而臺臣奏  
擢公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公方以激濁揚清為己任俄陞



中奉大夫就除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福州三湖之水溉民田萬五千畝開壞而豪民擅其利公首修復而還其舊汀漳與谿洞接境故立屯種田死徙既多因廢不理公建言乞如舊制且耕且戍以綏靜一方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馬境內安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凡三易鎮皆佩元降金虎符廣海之間民夷雜處反側不常公為文以諭之使勿因事以結仇縱毒以報怨苟能謹租賦以奉公上畏法令以保室家然後與爾輩相安相樂共處此土公恩威素著聞者皆敬畏莫敢犯兩淮鹽法久而益壞

今上皇帝即位之某年謀擇人極其弊而無以易公乃命公以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遣中書省掾賈鰲衣法酒至吳中諭上旨起公于家公泣事伊始叅酌前所于兩浙者次第施行焉創通州狼山埭引海水入揚州漕河以通江淮築白容陳公雷塘三河濬真州硃金沙以行運船請每歲住

昭文席湜藏書

煎鹽十萬引而以流管羨鹽足其數鹽法既脩特賜旨以名酒精縑白金五十兩寵教彌渥尋拜公河南江北等處中書省叅知政事行次宿遷以疾作南歸于是

天子亦閔公之老 詔即其家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公感 上眷力疾就道日親藥餌猶覲少蘇以圖補報夫何疾勢日甚還吳下未幾而以訃聞公元配周氏叅知政事文英之女先二十三年卒追封太原郡夫人繼室 氏子男八人長曰畛以公廕當補官未命次曰暉已卒曰畦以國學生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宣慰使曰昀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奏差曰畹曰改曰畸亦卒曰畹女三人適周 殷 鄧 孫

男七人祐祺禎禧禮禋禕五人公天性純篤夙負大志每念未及成童已登仕藉常思自效無負國恩既失所怙羈孤萬里熒熒孑立先友燕石丞公楠一見知為令器深加獎掖而策勵之年幾弱冠為郡別駕若老于政事者暨倅大閭典名藩承宣



撫字籍甚能稱古之良吏莫能過也若夫理財之事固非所素習而公才請通敏不局一器恢恢餘刃無迹可窺至于文武二柄風紀一司尤

國家所倚重公三佩兵符兩持憲節雖在職日淺未究于設施而大綱小紀皆已備具晚參大政願過益隆人方僕公盡摠宿蘊入陪廟論以大庇乎斯人天胡奪之遽耶公居官謙沖退託若無一能於小夫下吏接之恒歛然若不及而處事剛決意之所向子弟至親公鄉至貴莫能回也公事親孝忠愍之夫人凡公所逮事者皆為執三年之喪張夫人寢疾躬治粥藥衣不解帶者十旬及其既歿偶以山丹花置几筵間花謝結實如桃而色正白蓋孝感所致工魁彥咸為賦白華之篇公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教歷四十餘年故所賜田宅不增一墮不易一椽廩祿多以周其宗族嫻黨周夫人所遺匱田悉賣以自給公髫齡時留京師聞魯齋許公以道學淑後進即知敬慕故中年尤致

昭文席湜藏書

力於根本之學扁其晏息之室曰本齋云所為詩清醇而不事纖麗有小山堂藁三卷藏于家始公卧疾西湖上潛入候安否公顧謂潛曰吾平生無它長惟孝於親忠於君爾度此疾必不起只此為永訣能使吾不朽者惟子是潛對曰公年未及謝天子方嚮用公百神所相旦夕且勿藥矣公領之而不復言公之薨也潛方縻于官守無從匍匐往赴矢哀以辭用存掛劍之誼而公家以銘來屬潛雖庸陋衰落不敢以不文為解銘曰顯允王公展也全人惟忠惟孝萃於厥身其孝斯何世有令德逮乎忠愍捐軀殉國邁茲鞠凶街哀籲

天赫其龍光賁於重泉其忠斯何幼承世澤夙興夜寐罔敢不力乃佐鄉郡乃居閭垣爰宅乃牧來自來宣

帝念下民觀風遣使山鑄海熬夫亦王事繡衣茸纛弗究厥施靖共正直昭受

王知乃隣政路叅秉鈞軸坐鎮南邦暫淹外服



上方反席庶適公歸遠猷未告喪其著龜史氏危文考次功伐  
系之以銘式彰遺烈

閩清縣主簿張君墓誌銘

君諱暨字叔器其先隴西秦州人宋太師循忠烈王佐高宗建  
中興之業為南渡先將第一有傳在太史氏於君為七世祖由  
忠烈而下皆僑寓于杭因著籍焉曾大父諱沆承直郎大父諱  
杓忠翊郎父諱炳承節郎母郭氏君少孤母甚鍾愛之既長事  
母克盡子道母歿十餘年值諱日猶哭之慟其孝心純至天性  
然也君生于華閩而未嘗習為豪侈自奉甚簡薄無異韋布之  
士讀書不徒挹其膏馥以為資身取寵之具務通大義而已  
國兵取宋峻都右轄公留鎮南土知君才可用力薦于

朝授福州路閩清縣主簿以親老固辭不獲乃受而不赴故第  
燬于灾結廬取足庇風雨率子弟及家僮闢地以事種蔣棗竹成  
陰而蔬茹果菘分畦就列奇卉珠木有華無寔者悉命去之平

昭文席湜藏書

生與親朋里黨相往還無問貧富貴賤處之如一暇日挾客訪  
前賢遺蹟於湖山間遇勝處輒引滿獻酬咏歌以為樂而忘其  
老晚益康強人謂必登上壽屬疾僅決旬而遂不可為以至正  
四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祔  
葬于仁和縣大雲鄉洛山塚直公墓之次娶劉氏太師郟武僖  
王五世孫女先十六年卒至是合葬焉武僖與忠烈並稱四將  
者也子男一人曰鎡孫男二人映暉女二人曾孫女二人君之  
葬也鎡既誌歲月納于壙後二年始以狀來謁銘自昔世代遷  
革故家子弟席其祖父之舊以取顯榮于時者固有之其奉身  
而退甘老于山林至于名字泯滅無聞者亦多矣君雖遺榮弗  
居深自韜晦無所見于設施後之人乃能汲汲焉圖其不朽如  
此歿而不亡尚何憾乎銘曰

時則可仕乃高尚其志樂以忘憂如素乎富貴用能保其故家  
而為全人於 聖世揭于墓門曰公侯之子孫有復其始在



爾嗣人

黃文席漢書卷三

昭文席漢藏書



黃文廟少集卷

昭文席誤藏書









